

泌園集

三

新學
子
船
錄
PDG

沁園集卷八

明烏程董份著

謝京師諸老書

份本菲薄命復乖違當此衰年復遭家難含哀茹戚已不欲生而斷魄銷魂猶復苟活茲乃適逢八表兼值初辰人徒喜老馬之齒尙延而不知吮犢之悲彌甚遂欲屏諸無人之地逃之隔世之墟業已束裝未能鼓棹然已泊洞庭之野遵滄海之濱旣踰數旬而賤內急疾連得三報而朽質復歸則我公之遣使至矣貴榜之盛卓冠本朝份嘗屢爲言之非自今日也今二相同居于政府九列分布于巖廊而授鉞齋壇擁燾邊塞則總臺

常十人焉皆歷科所未有也此其內則燮調 王化保
佑 國家外則振揚 天威擁護 社稷固皆聖王之
心膂 昭代之股肱將自 明興以來獨爲超越其勳
名可勝道哉而皆萃于一榜起于一時其盛何如哉而
匪人者偶奉一日之役以締百年之誼眞爲大幸實復
深慚今乃以林壑之癯而軫霄漢之念先之以太倉公
之雄文固所謂一字之褒榮踰華袞片言見許重若鼎
彝者也而長洲公與諸公並列其間譬若虞廷二八之
賢漢臺四七之數揭之鉅軸懸之草堂眞足以照曜郡
中夸示天下蓋山川增色而日月同光矣份是以于賤
辰之始也趨而避之惟恐不遠而今則張而侈之惟恐

弗遑者誠慶諸公之輔翼于 清朝而幸鄙人之遭逢
于盛會因以見廟堂之上篤念舊交冠冕之賢惇崇古
道播之海內足爲美談貽之後來其稱勝事匪徒爲傳
家之寶奕世之珍而已也蓋其感刻之衷眞非言說所
能盡而媿赧之悃亦非形迹所敢辭遂因使旋聊以附
謝伏惟鑒照不宣

與王荆石書

今天下之大患而古今所少有者莫過于下之議論易
起而 上之威令不行夫議論易起則廟堂反爲動搖
而 威令不行則邊疆孰肯効命今東西有事則威令
一節尤目前喫緊之第一著也且寧夏之變眞賴 上

著實鼓舞遂能成功而昨觀監軍之疏則惟彼與李如松及蕭如熏麻貴楊文等登城對敵當矢石犯危險而不顧耳而其餘將士則呼之而不至召之而莫從矣所以然者上雖賜劍而諸大帥未能于對敵之間實以劍行之夫對敵之時三軍所共屬目而呼噏之間大勢安危之所繫也若當場而以劍一行則萬人皆懼而三軍翕然動矣今既未能則是威令猶未震也而所以然者則以狃于姑息多不顧忌而議論數劫之耳蓋寧夏之功全在決水水既一決賊遂難逃勢既披靡故擒之稍易耳不然則賊之梟勇倘或潰圍而出可不寒心哉若倭則萬萬不同矣賊不過負一城之眾而虜不過攜

掠非有大志也今倭所統兵至號數十萬是比賊百倍
不啻也而倭一舉卽陷朝鮮彼所以窺伺翱翔將以朝
鮮待畿輔耳其志之叵測與虜亦百倍不啻也則我所
以備禦之者豈可不百倍其力哉竊恐 聖衷見西之
狼蹶終亦遂平而不爲加意焉則其寒心又不可以勝
道矣今翁此入真大機括也必得翁爲 上分別其原
備言東西百倍之勢而勸 上所以震刷天威者務比
西亦百倍焉必得 威令大震則督帥與諸將皆悚然
怵惕翕然奮興庶有可爲耳今言倭事者旣眾而鄙人
曩啟已繁似于可厭矣然此等大頭腦處寧可言而見
譏決不敢隱而自默也又寧夏事雖因河水灌城擒賊

稍易然書言功疑惟重而漢武亦言行疑賞所以申信也且啍賊者始而戕毒主帥一門繼而屠戮邊人萬眾固神人所共憤天地所必不容者也今眾將力擒諸啍亦足以正天下之大法快天下之人情而聞邇來議論又異焉則將士解體忠義灰心恐必不可也且西賊雖平東夷方熾今出格而大賞擒西賊之功正所以鼓舞而掘起其禦東夷者之志也此亦大機括但恐翁至則賞典已行或不及耳且天下屬望翁久矣今當初至而巨敵方臨必須翁抖擻精神勸上震刷威令務使君臣同心上下揮霍譬之晦冥閉塞而轟赫雷霆則乾坤若開世界另闢而此等精采日月增光矣翁須稍

謝冗煩一路優養神思之蓄積既深而臨時之抖擻大發則眞所謂達不失望而識者歸心聞者躍足矣千載一時四海共望決不可以毫髮因循也屢以自戒而又多饒舌古所謂竅發于口者也奈何奈何

與王荆石書

邇來人心易動人言易淆或以科而論科或以道而論道或以科道而交劾或以部署而肆詆條然而起紛然而興莫測其端莫知所底每閱邸報輒甚憂之夫人言一淆則國是無主人心輕動則國體難持此非天下之細故也故古人以處士橫議比于洪水橫流而今則朝士橫議矣鄙人于此眞有發不恤緯而杞憂墜天者雖

爲甚迂而亦似非全妄也夫當此之時非太華立千仞之霄不足以鎮羣阜非砥柱屹九河之口不足以遏狂瀾今所恃以爲太華砥柱者莫有先于翁矣夫正人端士其屹立于朝也則人言猶有所忌人心皆有所歸而天下不知覺也然使國而無此則莫有適從矣故汲黯在位則淮南寢謀而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詩亦稱讒人之亂四國淮南者自外而圖逆者也其事顯而易見讒人利口者自中而爲蠱者也其釁深而難窺包藏異心乘間抵隙一旦發作如果實自中而潰其憂可勝道哉故曰覆邦又曰亂國其旨深矣汲黯庶僚耳猶能弭之翁以身許國且又將遂秉國矣非翁之望而誰望也

曩聞太夫人起居康吉飲食頗加份竊以太夫人一日
安于家則我翁一日安于國此天地之大祐海宇之
大慶也而昨忽見翁疏欲請數日之休沐以便定省焉
蓋翁篤念慈母而又不欺聖君是以稍有未安卽爲
上請耳然而份從數千里外不勝馳念焉竊以老年
之人起居時有未適飲食時有未調其小小不安亦是
常事正不足過爲介念而况太夫人稟賦素厚且天
祐國家必當使壽母康樂長生俾相公恬愉作輔固
必然之理也今觀事勢則廟堂之上決不可一日無翁
而天欲治平必不令翁一日有他意且忠孝者固皆
彝倫大節而居家則以孝爲主在位則以忠爲先况翁

之位爲何位受皇上特達之知倚毗之眷爲何等知眷而可復有他意而可輒能自由乎份素忝談心當及翁此心未動之初而預陳鄙見素承厚誼當以大義所關之急而少啟至懷惟高明察其愚而不以爲誕耳專于請質故不暇于寒温并望照原不悉

與申瑤泉書

今自翁秉政以來天下之人無問中外無問賢愚無問識不識莫不稱翁之相業固盛而相度獨優蓋翕然同聲如出一口矣而份嘗覽史冊未敢遠引三代而自三代以下賢相之以度稱者如漢之丙丞相宋之韓魏公則上下一二千載間前後數十世內古今卓冠者兩人

而已是固稟天地閎廓之氣備陰陽混合之精會融一
身而包括四海者也及其至也則書之遵王之道無好
無惡詩之順帝之則不識不知此實相度之準而臣道
之極也茲翁于史冊所稱其度斯邁詩書所誦其道可
幾非兼韓丙之賢尤爲古今之冠者哉份之拙性平居
未嘗敢諛願以至親誕辰則屢有祝然其祝也欲得其
似而非以爲諛嘗以人之擬其似者有優孟焉其言笑
舉止無不似叔敖也地之擬其似者有新豐焉其井里
屋廬無不似舊邑也然得其似矣而未真也至于摹日
月者難爲光圖江海者難爲大則似猶未易真復何能
哉以是份不敢別爲鋪張侈其綴述而悉屏藻語獨陳

樸詞以翼于優孟新豐稍擬其似而我翁勳業益懋德
望彌隆雖竭其形容罄其心力猶媿于日月江海莫盡
其真亦徒執筆而躊躇臨楮而髣髴爾矣願份以肺腑
之戚肝膈之交惟願仙算崇增以輔 聖主萬壽無疆
之治新禧滋至以保皇家千祥茂集之庥則耿耿獨深
倦倦靡已者也惟高明省察焉幸甚

與陸五臺書

鄙人不能早自樹立有所表見而陸沈黜闇以抵喪亡
無可追悔矣然自南還以來兢兢處家翼翼守法未嘗
敢以一事得罪鄉人未嘗敢有一字干涉官府則 天
日在上鬼神在傍公論在下面翁之德則參 天日質

鬼神而主持公論者也先塋在湖台駕數過其聞見豈不眞乎豈不能信份之無他乎且份果有武斷把持踰法爲害之事則吳江烏程兩縣之卷案俱在固可悉查者何自隆慶以來將三十年之間而絕無一事乎此豈一手一目所可少掩者乎而頃來不過因吳江刁民一人得利百夫萌心千人響應遂占據七莊搶奪米穀資財萬計而幸撫臺王泓老聞之始亦赫然曰此亂民也不可不禁乃急下示而吳江雖亂烏程帖然是以寒家猶可偃息而烏程與吳江接壤民見其告而有利莫不垂涎吏亦見其訟而有賄莫不染指于是垂涎者日呼噪于外而染指者密浸潤于中少年喜事者已爲之動

矣而鄰境移文有晉錮欒盈之策焉則泓老不能無疑然因倣郡守卓然有見如漢史弼所謂天下有黨平原獨無而毅然獨持故上亦未易以發也及縣中躍然喜事以坐鎮爲無能以搏擊爲風力而又陰窺撫臺之旨爲可結知而其才亦足以鼓人而動眾也遂振足而起立收六七百狀焉蓋鄙人在宦途數十年未嘗見縣中于士大夫家而放手大做有若是者實異常之事也于是泓老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亦准六十紙而特託糧道吳鳳老按倣郡而親掬焉而狀旣七八百矣凡家中幼而三尺僮子與穉孫輩侍讀者老而七八十與鄙人同病者悉被株連拘赴而鄙人應門之伴執爨之輩俱

絕無人其伶仃孤苦之狀極矣詩之哀此瑩獨不圖末年罹此光景爲可哀之極也翁之慈悲惻隱素有不忍于人其亦少爲見哀否耶且不獨此也律有五年以上不許重分再贖此 皇明定例也而比部屢 奏申明奉 欽依惟謹焉蓋年近則情有可稽年遠則事無所據乃安民之大法弭訟之良規有司所當確遵而不改者也茲乃因鄙人近年以來頗無他事而動引隆慶之上嘉靖之間上經 三朝下歷三紀人易三世或父祖已故而孫尙未生或中證俱絕而事無可質或地更數主莫知爲誰或房已屢造莫識其處而或爲頂姓或爲捏名凡有告者必遂得貼頃又每復收狀並無已時則

但費一錢買狀一紙雖復至少亦得數金此乃大利所在人何苦而不爲也昨祝吳江申上司之文有云董氏之財產有限刁民之貪欲無窮今雖竭其一家之財不足以塞無饜之欲雖罄其一家之產不足以副無已之貪鄙人每讀其文未嘗不爲哽咽也今動准嘉隆間事而縣中所斷且不可勝數矣而准狀不已又將何所窮極乎故不厭繁詞以瀆清聽冀翁之慈悲惻隱爲一垂憐而已惟台亮台亮

與許敬菴書

奉別以來忽踰半載未嘗一日不念左右而流光荏苒知已睽違亦徒歎離索之寡聞而衰老之易逝耳且份

德本謏薄命復蹇乖當此危疾之餘忽興剝膚之患古
人所謂天高而不得不跼地厚而不得不跖者不圖年
已垂盡身親邁之偃伏枕席偏側牆垣抑鬱無聊方無
處所而忽得遠教其爲浣慰如何可言曩者輶車一行
份正謂公政教兼施威惠並播八閩遠近將有山川如
闢景界一新者茲承示正俗之編及大疏之草則知公
內以閩事所得自處者條列于下而俄頃之化將興外
以海事所不盡自由者布聞于上而先時之防以飭
歷觀往哲惟文成在贛能邁數千年所未有者首倡于
前今惟我公在閩能繼數十載所將湮者踵接于後此
皆以聖賢爲志以道德爲宗而非世俗所能拘簿書所

能限者固由于心得本於躬行而亦非徒講說所習傳
易見所窺測爾也且文成之才局甚大規格甚弘固學
者所難及而我公之行義甚高踐履甚實尤當世所共
推蓋略有柳下惠魯男子之遺意焉故文成特揭致知
之教以闢向來訓詁之非而我公特主格物之說以爲
近世疎漏之警蓋實以相成而非以相背也斯亦所謂
以不可而學其可者哉望公益平其心益深其學而無
別立門戶無專事語言則鄙人之忝末交而蓄至願以
稍露淺近之見効質直之詞或亦蒙鑒察而不鄙遺耳
又保甲之法乃安民之首策弭寇之良方而先行鄉約
者則孔子先正簿書之義尤策之當先方之最善者也

今次第舉之可謂甚得矣且閩海國也數年前倭報未聞而海寇已曾猖獗則今之當急莫過海防觀公歷陳馭將練兵治艦蓄具既已略備矣昨傳關白已故復云甚誣不知何以有此今若此報不誣中國或尙可緩否則其憂正殷耳且南方所以甚幸者以此賊之志叵測專欲北伐直取中原而適當舊歲甚寒非人之遠能奏功而實天之預爲奪魄也倘或長鯨猶在略萌蠶食之心則閩必先爲竊窺越亦旋爲睥睨凡在南國皆當亟防者也倘此信略傳則其變甚鉅必須出格預請銳意先圖司馬云非常之原常人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蓋處非常之時必當有非常之舉若復守常拘泥

尋常支吾則如公文武之才經濟之學恐必有所不安
矣又海防之弛已非一日而間諜之闕尤最甚焉兵家
固爲多端而知彼知己之說則固識時之要領料敵之
眞機也夫已非難知而所以言知己者貴于知彼之形
而已足以當之故古之大將不但知彼之強弱與地之
險夷而謀之短長事之鉅細皆若觀火無不燭焉故百
戰百勝萬舉萬全者由間諜之得人而預待之有術也
况茲海道與彼共之彼懸隔萬里無故而入人國不數
月而舉朝鮮如探囊如拉朽必用諜有素耳而我則視
滄溟如霄漢但見波濤莫識地里其人之生歿尙未能
知其眞而國之舉動又何能測其槩故近來闕失莫有

過于間諜者而欲用諜必須通商故昨觀大疏欲開海
禁者匪但閩人利在于海開之足以慰民生而實用諜
必資于商開之足以關國計非公有大識見有大擔當
不能爲此議也然諜人者入龍蛇之淵蹈虎豹之窟古
有千金百金之士蓋專爲此非縣重購何以得其捐軀
而近來惜費太深則人何苦而輕生赴難閩雖非富國
然幕府百凡節省則曲處此費或亦不難今海禁新開
適乘此會萬萬不可失也然海禁之開其所關亦甚不
小蓋汀漳之間素爲倭類寬則民急則寇若駕馭有法
則必爲我驅馳若防範稍疏則反爲倭引導故計之得
失而安危繫焉乾之君子所以終日乾乾夕猶惕若者

蓋聖學之要而心體當然耳此固公所優爲而份復多
贅者以愛莫能助忠無可施聊致區區以見耿耿耳大
槩海禁旣開必須留意加嚴庶不爲寇釁鄉約旣設必
須從長闊略庶不爲民煩此則衰朽無窮之至情直慙
無知之積悃也想要在高明必當原亮不一

與許敬菴書

昨已遣一介之僕賫咫尺之書專謝臺端計達記室矣
份非不知使者在此將卽告旋而復爲遣僕蓋以公之
此舉發于道義光明磊落可質日星而份之感激刻于
衷腸懇切堅誠匪同木石向非專遣而但爲附聞則不
足以稍自見耳然公之有道豈形迹所能拘語言所可

謝哉而份之區區若此正足以形其淺陋矣且份當此
時雖日以苦楚之詞憊懇悃幅猶恐未能而今乃以迂
闊之說妄瀆聽聞尤若無謂而份積之既久未獲布宣
故有感而興不容自己耳夫朋友之交本列五倫之一
而五倫者孔子並陳之以爲達道萬世永守之以爲大
經者也顧世衰道微風漓俗薄自周時已有谷風之刺
後世遂有翟公之題朱穆之論而友道浸衰矣乃若在
漢則前有王貢後有范張史冊載爲美談儒林紀爲高
義歷數千載至今有稱然王貢惟出處相援不以窮通
異趨范張惟然諾相信不以死生踰期耳未見有卓偉
大節照映天地間若我公之于見羅者也夫見羅公雖

與公同講性命之學同以志行相孚固誼如斷金心如
介石矣而世方醜正時方忌賢見羅遂嬰滔天之讒而
動主上震雷之怒且將犯天下不測之禍蒙天下不
韙之名矣斯其時爲何如哉蓋內而百僚外而四海見
者痛心聞者酸鼻而雷霆不可干滔天者能反噬故高
者扼腕下者魂消亦徒置之無可奈何而已獨公則眞
見同志之冤深惡壬人之妄故明目張膽叩首伸肩移
書廟堂達之當事而正論旣興國是斯定昌言一發眾
志協從然後稱冤之疏不絕于時執法之章日騰于
上而見羅遂得脫九關之險離干仞之淵如去黃泉而
見白日矣是雖一時諸賢共成其志而實公之一書先

開其端也是舉也上而使 清朝無過舉 聖德益顯
彰下而使正直不終誣忠良必獲雪其爲一時世道所
繫豈淺鮮哉其爲千古名義所關豈不甚大哉乃知君
子爲彝倫之準斯道之宗誠不虛也然而天下知公大
節之炳烺而其淵衷之粹純或未深識焉蓋公始自吏
部或謫或遷或出或入其軼軻已久其挫抑甚深夫世
之常情軼軻則其氣易詘挫抑則其心易墮故懲羹吹
齏又世之常態也况公新爲京兆則特承 殊眷而顯
被超遷于世俗尤有金注之意焉而况京兆列在九卿
九卿敢拂廟堂而不敢拂言路蓋廟堂猶有公心而言
路則不知所抵止也此又世俗皆然者也而公乃明言

其失直指其非曾不少爲依違少有假借眞足以定一代之功罪決當世之嫌疑輔正闢邪褒善貶惡卓然不貳毅然不搖嚮使其中有毫髮爵祿之心有毫髮顧忌之念能至是哉故人皆稱公有浩然之氣是則然矣而孟子言其爲氣也配義與道行有不慊于心則餒矣嚮使道義本然之體不見之素眞養之素定則其心將餒氣何得伸哉故份于公之此舉謂公之心學獨得其深者蓋以此也然而公又嘗以此少挫矣而廟堂所以服公者愈甚公之望在天下者愈隆 殊眷益崇而大用蒸蒸晉矣此雖人心所屬而實天意所注今海內多故時事日非將 天祚 皇明必使稟正氣而有心學者

以斡旋宇宙負荷乾坤而公之才與力實足當之意其
降大任于是人固有在矣而大任伊邇則他人處之其
吹釐益謹而金注益重又孰能越二千里之外念三十
年之交不待其求遙度其事而徧達當路解其至危者
乎夫鵲鳩之詩云雖有良朋况也永嘆蓋言急難之時
良朋亦無可恃惟有歎息而已矧地之相懸宜若可諉
而心之加切更若弗遑可見公道義篤于衷而意氣發
于外非遠近所可隔非緩急所可移金百鍊而益精玉
三燒而不變其本體既純而事勢所不能奪也故因邇
見羅之事而并一道焉不知者以份當危急存亡之時
若故爲遊談贅語者而竊謂百千年後爲公作大傳者

或亦有本焉何者以論得其實而能深究其心且有關於大義也故不復屑屑于感激之私焉惟高明察之不盡

與申瑤泉書

昔司馬氏纂述唐虞間有功德之臣而邈其苗裔別有胤祚爲世家言份嘗以世家古所未有實自司馬氏發之及觀雅頌者則詩人之所咏歌而孔子之所刪定者也蓋雅著周室之所興則本諸后稷而有生民之什焉頌美賢臣之所始則推諸四岳而有嵩高之篇焉乃知司馬氏蓋采詩人之義得孔子之傳而知其所推本者也司馬氏之紀世家凡有三十而其在春秋時皆列在

大國爲顯諸侯盡唐虞諸臣之裔也歷世千載而剖符
定封其所由來遠矣斯可見堯舜治化之隆而稷契四
岳輔佐之盛故曰盛德必百世者斯天之所祐而理之
常也茲世俗重耳輕目忽所見而慕所聞一言古昔便
以爲天人不可幾及而不知 皇上者今堯舜之 主
也我翁者今稷契四岳之臣也蓋古之所稱稷契四岳
者不過以其忠而匪懈公而無私耳今翁之純忠則小
心翼翼終日乾乾其兢業無貳之懷可以對越于 上
帝其恪共秉一之念素已鑒盾于 聖衷蓋寢食不違
夙宵靡斃矣若翁之至公則奉威福之權歸之主上而
毫髮無所專委用捨之柄屬之所司而纖芥無所與蓋

遐邇無間鉅細不遺矣至于合四輔以同心視百僚爲一體議政則比于調鼎五味咸適其宜更化則譬若改絃八音皆順其則乃若人之深讐莫不以爲投畀豺虎者而翁則或爲超擢列于鵷鷺人之陰妬莫不以爲險踰山川者而翁則或爲顯庸昭于日月此實根之所性匪以爲名發于至誠弗待于矯語其心則無好無惡無黨無偏語其量則無涖無涯無畔無岸嚮使稷契四岳而在其亦何以加之若翁者眞所謂盛德之極元功之首矣故太和之氣醞釀兩間至虛之靈恢廓四表凝爲瑞應結爲禎符熊羆之夢有徵麟鳳之祥斯出而元孫降誕百世肇端將有是繼是繩彌昌彌熾者矣故份敢

引司馬氏之說而斷翁爲唐虞之臣慶翁逢堯舜之主預占其世家之裔無疆焉固非但藍田生玉之奇斯干弄璋之賀而已也夫言若有當不可謂夸事果非徒効辭說之繁者也伏惟高明賜察焉不備

王相公書

昨倭寇消息乃琉球國之報也其報言倭王關白并吞六島其勢甚強其志叵測旣已造船二萬隻聚眾二百万人將以九月間大舉入寇矣蓋嘉靖間東南極遭倭患今其地方之存者皆昔日殘破之餘也人民之存者皆昔日創夷挫逃之種也一聞此報則城廓皆修鄉村皆謀遷進城郭蓋倭雖未至而民間洵洵已不可勝言

矣夫談虎色變此固有然者况嘉靖間非真倭也不過
所謂汪五峰者勾結葉徐諸黨皆海中狙獍之徒椎埋
之輩而招引中國寇盜無籍之類雜以倭奴僅及萬人
耳而猶橫行數千里蹂躪吳越閩廣間所向披靡無不
受其荼毒猖獗十餘載乃得稍寧而今據琉球之報至
有二百萬人則比前不啻二百倍矣其能無震駭哉然
鄙人于此報則不敢信者二焉夫倭夷泛海比平常江
湖不同必用針使風風便乃能入寇故閩浙屢歲止于
防春以春多東南風彼所便也若夏則不防矣而九月
近冬風多西北彼安能違風而入犯哉其不可信一也
又常得之海濱諸人與夷爲市者言關白故慈溪人姓

陸嘉靖末年從鉅賊曾一本反于粵中敝鄉陸巡撫名
穩者討平之一本被擒而關白逃至倭國其國王信任
作相凡十餘年遂行篡奪而又萌逆志欲犯中原然計
其篡國以來特二十餘載耳倭國原不甚大所并諸島
亦皆眇微何得遂有二百萬人哉若興二百萬人則必
其國有數千萬人之眾而海中何嘗有此大國哉意彼
或有逆謀琉球覘知之而聲張過當耳其不可信二也
然于此月初旬而海濱來報言倭果泛海將近寧波之
界而因風未順暫泊某灣敝省軍門一日至有三四報
故總兵參將俱出而撫公亦將戒行則鄙人所不信者
若實有之而今旣已踰旬杳無再報蓋夷之入海爲市

者時常有之而海濱因聞琉球之說故遂倉皇如此然
觀其更無再報則知其爲市倭而非大舉之寇明矣然
古言有備無患或者 天佑我 明故先倣以虛聲而
使之預修實備惟翁秉國故敢奉聞焉且份復有說惟
恐世以爲迂而亦不敢隱也夫琉球順國其聲張則或
有之而何苦無故爲此虛報哉蓋今歲雖不來而明春
或不免矣大舉雖未必而小寇則反有足憂若一時大
舉則將自送死獨不見苻堅事乎昔苻堅據秦大國而
又滅燕入鄴兼蜀平梁幾于有天下三分之二矣而其
其率百萬之眾來寇晉都當是時晉處一隅地不及其
十之三兵不及其十之一而淮淝之戰殄絕無遺蓋夷

犯中華天之所必不與也或難以胡元之事而胡元乃累世相承非一時大舉也且兵至百萬則統操甚難故韓信論高祖止將十萬而夷狄以不教之兵遽興百萬之眾此固必敗之理况入人之國戰人之地乎矧天朝之國運方昌而小夷之妄圖敢肆豈有不自殄絕者乎苻堅之事固其明徵也然鄙人更有一說更爲甚迂聞者必當大笑而倭若果爲大舉則當必用此策無疑矣夫琉球素爲順國而昨一聞倭謀遠爲來報尤是義舉且倭旣併六島勢已甚盛而琉球與之鄰壤誓不肯降是其力能敵之也夫當其甚盛之時尙能與敵則其空國之後豈不能攻今倭若大舉則其國必空矣夫以

夷攻夷此兵家之妙策自古之玄機也昔龐涓偪趙而孫臏教以直走大梁正所以奪其根本使其失所歸也今聞琉球來報者閩中禁錮方嚴不若朝廷特赦出之而遣使押其人因宣諭焉嘉其來報賜之重賞以勸外夷忠義之心而所謂遣使者非縉紳也乃厚募其與夷通市素有膽智者多方說之以攻虛之術得其有激而起則最善矣否則亦招徠琉球以刺取倭寇陰事亦古人用間用諜之法必不可少者也今倭隔在海中茫無毫釐消息所甚幸者有琉球一線之路耳而乃重加禁錮則不惟絕外夷嚮義之心而恐反助其同惡之隙矣故琉球必當加意處之不可失也今古之名將不敢遠

引矣只如胡梅林者其人固多可議而倭之方盛汪徐
葉三大寇夾立諸小寇擁之而胡多方間諜使其自相
攻擊而胡從中挫弄以收卞莊之功當是時也胡之潑
皮揮金如土而當浙中繁富凡百庫藏皆爲搜盡而
世宗在上悉爲任之眞有一應軍資不從中制者故此
潑皮得以成功今士皆謹敕畏慎雖欲求此潑皮不可
得矣縱或得之而事稍有出入好事者朝聞而夕擠去
之矣故事之至難莫有過于今日也今賴 上天之佑
倭若不來則爲大幸若或果來則鄙人此身亦無處所
矣其又何言然此乃翁與份桑梓之地父母之邦也故
煩瀆至此琉球之說惟千萬留神焉

泌園集卷八

泌園集卷九

明烏程董份著

與周衛陽書

貴榜之盛實冠國朝不惟三事八座膺眷方隆而皆碩儒大老負望猶重固當世之師表薄海之楷模也頃聞冢公去志甚堅必圖遠引而聖主注懷甚篤方將固留恐雖數請決有不能卽遂者然萬一得遂則觀之公論已屬明臺矣所謂人心賢于夢卜者也顧當此時適值多故今遼陽虜患已不可言而釜山倭酋尤爲叵測茲旣封貢皆絕而備禦未聞匪但異日之隱憂乃目前之大懟也夫臨機制勝其要固在樞曹而擇人任

才其本則在元宰故有蕭相則不患無平陽有管仲則不患無王子城父茲時雖甚急而勢尙可爲所以負荷乾坤主張寰宇只在秉衡持軸之人耳第以事多掣肘人多異心是以浮議易興國是莫定故諸名公皆不以位爲樂而以去爲快者誠歎其難也矧我公脫屣名位超軼世塵迫而後起不得已而後應者份豈以是爲公歆豔哉然天之生賢正與世道爲對故伊尹自任天下而孟子亦自謂舍我其誰眞知世道之所關而天意之所屬耳我公受國恩甚久蒙 帝簡已深旣爲 天之篤生又爲 王之大用而地旣已近任復漸崇固有不
得而避者故預一言之但份賦質固凡庸不肖而遭遇

實乖蹇異常頃者千人驟興萬狀誣罔遂致惑當路者
之聽鼓喜事者之心而羅織成文煅鍊爲獄絕無形影
亦無據憑披猖至此則須賈所謂賈不敢復讀天下之
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者正份今日之謂矣而豈能靦
顏處世開口向人乎是以經年杜門終日結舌自以湮
滅不復能通而春間曾承教言久闕未報每一□至無
所措躬且份之于春也偶因痰暈忽然顛仆盡日不甦
故孫輩奔號舉家聚泣皆以爲必不能起矣蓋其狀則
史氏所紀貌大子歿而未收扁鵲以爲尸廕者也及過
夜半而循其兩股果若稍溫口若欲言手若微動眾乃
共駭因震呼之遂若沈醉初醒大夢始覺因得苟活耳

然年踰八旬旣已億極時歷數月尙未全瘳形骸雖存神
思已失惟恐病若再作則魂魄長逝遺恨無窮是徒懷
此衷終不能以復高誼也故因少間勉爲略敘焉蓋當
其始也鄙人聞君子之辱虧名爲上虧形次之今偶以
萋菲橫被我污挂之臺章罹之憲網惟恐爲士林之玷
貽冠裳之羞故沈觀頤公雖爲舍親亦不敢以一字相
聞誠媿之也而此公自從鄉黨爲公論不平爲世事深
歎而以我公爲匡維世事之主爲折衷公論之宗且因
鄙人曾忝舊游故不勝憤懣而特趨臺下以告焉然不
圖公之卽發朱撫臺一書也當是時也朱公以嚴毅持
法以峻絕待人以高抗行一意書固不可輕達人亦不

肯輕言而我公慨諾之餘遂爲卽致焉鄙人匪但不及
懇而且弗及知也蓋我公聞言卽許見必爲實以自盡
其心而非有待于外其光明磊落真可以對之天地質
之日星者不容人不感不容人不服也及沈見報之後
乃敢具啟專求又承發王撫臺之書而取其回答焉此
則已嘗奉懇矣而專使致書則亦絕不知也以是懷感
益深稱服益甚故刺心刻骨而不敢忘摩頂放踵而莫
能報者矣然乃危疾旣篤申謝甚遲則生何以自安沒
亦何以自慰耶且昨承以王書見示則千刁萬罔輕陳
于前王固以言出于眾而可聽也然孔子曰眾好之必
察焉眾惡之必察焉孟子又推而廣之以爲國人皆曰

不可必察之蓋聖賢者眞知衆言之未可信而舉國之亦難憑使徒以衆與舉國而已則匡章眞爲不孝之子而鄉愿眞爲盛德之人矣而孟子則深爲不然者也故必貴于察焉然寒家之事則起于浙直兩撫臺皆同鄉同年而同志者也而浙之直指適厲風裁三公者皆有天下高名同膺斧鉞之任而其銳鋒鋌以處一老病幾危之叟譬之太山壓卵何弗可爲而屬官略有入心略存天理者則謂之疲輓而論去弗遑其過于剝擊過于煩苛則謂之有才而稱揚弗及故人皆視家下爲奇貨欲借以立名或又視僕輩如苞苴欲因以罔利蓋其以公文指斥者凡十有餘以私揭描畫者凡數十不啻昨

兩臺之交章皆一人之描畫也如此則又何暇察焉竊恐王書之甚詳雖高明亦不能以無動也然王書甚長不能悉辯矣惟書中有所謂額稅正賦經歲不納者則在他事雖復甚枉猶有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而錢糧一節則該縣正務設有數十兩少缺者則上司催征之交接至而該縣比併之刑甚嚴固時刻不可遲巧偽無可設者也今日經歲不納則誰其代之且錢糧者戶有定額冊有定數毫釐不可掩而家下于烏程吳江兩縣則各戶全完毫釐無所欠鄙人自以爲浙直之戶額全完而絕無所欠者惟家下獨先耳而乃指爲不納則以白爲黑以是爲非古所謂無婦搥翁無兄盜嫂者豈

足爲異耶夫錢糧之冊籍可查決難容隱者而誑謬若此則卽一節可以類推矣故此啟甚爲饒叨而其實有不容已也份老矣未知此後更能再通否故寧過于煩不敢簡略惟明臺察之幸甚

與何震翁書

緬惟先翁爲一代宗工百世大雅至今藝林言我明作者必以信陽北地爲取法焉而我翁復遠法古初近讚先業卓然成家如馬談有遷班彪有固後起者尤勝而向來文人鮮躋大用惟翁獨承盛際早荷主知視草北門紬書東觀備歷清華之選而金華授講鑾席橫經親膺眷懷日有啟沃蓋爰立左右乃旦夕事耳

份以爲 聖朝繼三代之絕統文治方興而高賢介千
載之昌期 明良適會意大用其在茲乎而向來文運
之阨今將適值其通乎蓋佇目而觀跂足而望譬之蛟
龍起于九淵則霧雨施于四海而涸轍之鮒亦舒鱗而
思躍焉何者以其類之同也而况若子與孫皆出門牆
冀其陶鑄者乎顧不圖名高則忌生位近則嫌偏遂以
瑕釁橫被萋菲實足爲世道之興嗟不獨知己之私憤
也昔太史讀屈平之賦而流涕蒯通誦樂毅之書而泣
下蓋傷士之不遇時之難明而際會之莫乘功業之不
易就也夫古者慷慨願忠之士而詘于流言貞潔厲行
之臣而掩于浮議豈獨一人哉份今捧栢若之編固知

太史之非徒悲而蒯通之真有感也夫翁昨爲 宸衷

獨注 天語數褒構排莫爲昭雪則階下遠于千里而

咫尺若隔九霄彼離騷所謂黑白混淆高下倒置者又

何可以勝道也是則有識而歎世者其激于義而觸于

情亦有不容自己者矣然聖人不能違時君子委之有

命古之達者進則以經綸之績勒之鼎彝退則以黼黻

之文垂之金石卽如先翁位未通顯而其文與日月爭

光山川不朽何李之名豈絳灌所能邊金張所可比哉

矧翁曩日已嘗揖讓 人主之前論思密勿之地敷陳

旣已有緒而襄贊尙未獲終歸而纘輯九流包羅百氏

使五車有統再世復興則其所爲不朽而垂光者固自

有在况 天佑方篤人望益隆謝傅起自東山温公召于西洛皆翁異日事也高明何爲而不豫鄙陋何必以介懷哉

與 叔孺書

叔孺此來適當吾冗劇異常之際遂使骨肉不能盡吐肺肝忽忽若茲人生之樂何在亦眞足慨耳自叔孺行後則繁冗更甚困憊更深起居不遑食息靡暇而弱體亦遂不支矣春夏之間作疾者再夏間益甚至於發暈擾亂兩日夜始甦而適當改曹百務增劇力疾治事莫可與言惟叔孺乃始道之耳嗟乎仕宦若此亦曷足貴哉亦曷足貴哉時當清明而使病朽之夫輒叨華任其

宜引去何待智者後知而畏罪感 恩兩有不敢反覆
輾轉莫能自由念之祇增病也如何如何使者旣久令
人一見卽爲靦顏顧日夕勞勞病復歉歉彼所目擊想
當還道吾叔孺必亦憐之也吾老矣又病若此所望者
全在叔孺與兒輩相次振起庶可以慰鄙懷而兒旣匪
才命復多滯區區屬意惟吾叔孺而叔孺早孤更有家
累乃能銳然奮發自致青雲上以慰先公九原之心下
以杜薄俗睥睨者之念誠世之所謂豪傑也但吾于叔
孺至親又身受先公重託亦有不得不盡言相告者蓋
叔孺質固美矣而或欠深沉才固達矣而或欠靜斂加
之東吳之習素多浮華侈麗之風而親戚交游又皆鉅

家名族其華侈更有甚焉吾恐此念一爲相入則有日
浸月累而不自知者雖使深沈靜斂之人見稍不定將
恐轉而之彼又况未必能者乎且吾叔孺孤子也向每
見顏色微紅而嫩每切念之近尤痰火時作日夜多咳
尤益可念者此必須萬加節養萬加葆固乃爲遠大之
兆乃爲壽福之徵若從彼中稍有所肆漸不自知千金
之體非可輕視吾不吐露以告則人孰敢言亦孰肯言
哉區區之勞困極矣而猶滿紙眞不容已也其他皆小
節吾可無贅惟叔孺深察不宣

答于肖玄書

曩在京華備承契誼雖過從未數蹤跡若疎而公之注

存份之傾企皆有獨至焉及戊午之歲公爲文宗而份
適叨典試其發省解者達其道卽公之考校爲學官弟
子首而加以優禮錫以嘉名者也方其考校之時公對
郡縣學官諸弟子曰今年京闈之解必達生也及其考
校旣竣還轅入都諸縉紳大夫問之亦曰今年京闈之
解必達生也會份于至公堂開卷則卷吏報也達其道
焉當是時也監試侍御矍然起而稱慶曰得人份問何
以知之則曰此任邑弟子員之首于侍御數言之矣彼
固謂今年京邑之解必是人也份亦矍然奇之而是年
榜出則知諸爲弟子首而領案者蓋五十餘人而榜之
居前列者皆案之前列也份尤矍然奇之而諸縉紳大

夫皆翕然共稱以爲天下文宗當省試而一榜有領案者五十餘人此向來所未嘗有者也而公則歸之份曰天下典試而收督學所取領案五十餘人誠嚮來所未嘗有而賴公收錄以道于不明吾兩人遂締爲相知益深契誼矣然公之才名甚盛執法甚堅于是人之才有不逮者則忌生人之請謁而法有不得者則怨生忌怨相仍而公遂橫以謗去矣當公之去而份知莫能辨義莫能施臨行欷歔至爲哽咽非獨離別之足傷實以愛憎之可畏耳今歲華荏苒已踰三十餘年而一語一言宛若昨日事公所親歷豈不然乎今彼此罷歸山川懸隔邈不聞問遂爾睽違公旣屏居華陽精修不怠份亦

棲迹雪下偃臥無聊而身既衰朽復嬰奇疾夏秋之際
屢已瀕危適奉德音不覺戚然有感未知能得再見與
否乃以三十年前事爲公誦之夫老人好說舊事固其
常態而份所以亶亶不厭者則以公爲文宗超越前後
而歸臥旣久世未必其盡知故特筆之昭示有識不徒
爲奉復也惟高明察而亮焉

答徐老師書

昨吾老師奮不顧身以樹當世非常之績未有殊絕之
賞而流言險膚巧摘微細羅織其事欲以于側公論排
嫉有功設當名實混淆之時猶可諉也朝堂廓清眾言
宜定而顛倒反覆一至于此昔馮唐有言終日力戰斬

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陳湯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萬里振旅而司隸反加按驗是爲郅支報讐也而當時耿育頌湯之功曰安不忘危盛必兼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尙望追錄其功以勸後進湯幸身當聖朝功曾未久而邪臣欲爲斥逐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尙如此雖欲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于脣舌爲嫉妬之臣所係虜耳韓昌黎稱張許之守睢陽以爲守一城捍天下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當是

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接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亦見其自比于逆亂設淫詞而助之攻也份嘗覽載籍竊壯其說而痛其念焉然魏尙功未甚著湯功著矣而頗多不法其人不足言張許不幸當大難忠而未能滅賊今摧陷巨寇殲滅遺類至遺其地七八年之安爲天下障蔽而人乃從其後議之一言無不相應輒繩以法無過而加疵焉欲寘之甚危之地此非所謂爲倭夷報讐者耶非所謂制于脣舌耶非所謂自比于逆亂而助之攻耶此誠古今所深恨不願身親見之門生多奮激願媿駑弱無能効焉而老師書來深自貶損猥加獎許門生何以仰承徒有感于前言

書之滿紙亦足知千載上下事固有可慨者往往若是耳不相知者則以爲繁蕪無益也惟老師亮察不宣

與胡梅林書

仲冬之初曾具啟附小壻人脩候所欲言者已略具矣不審曾達轅門否春夏之交賊至擁眾一二萬計數道入寇此其叵測之志何如哉當是時我兵未集而賊鋒方銳數郡之去賊未遠者皆以爲勢必不敵人人有自危之心雖京都聞之亦頗爲之失色特賴翁設羈縻之策陽許以降而陰爲之備是以得緩其方張之勢殺其煦然跳號之氣離其黨與而散其交然後從中而圖之以能有濟不然彼以偏師橫行中原一時莫嬰而今擁

此大眾駢首就戮斯豈偶然之故也耶份嘗以此說急
倡之諸公之間蓋非以份之一喙足爲輕重而地方大
故軍旅大機此亦關涉不淺份固亦不敢以自隱也份
聞古之君子其當事任變不但身之利害禍福有不能
以預計雖其名之毀譽亦有不能以盡顧者向使此賊
今不速殲則其不遑豈可勝道哉然策之素定早見而
預待之古之所以成大事者往往如此故曰非常之原
常人者駭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故樂爲翁一言不
知高明以爲何如頃者 天眷殊殷 寵褒簡擢赫然
爲當世之光蓋縉紳所共慶不獨相知而已而份忝辱
教愛則其情有尤至焉茲謹具此遣人專賀適份以寒

疾方瘥神思殊短言之無緒并惟照原

與李克翁書

頃承 新命朝端縉紳無不踴躍稱快皆以裴郭在唐
韓范在宋身繫天下安危一出則社稷增重而况吾夫
子力任斯道經濟之具皆有根本志于伊周而不屑漢
唐以下者則其茲出其爲 國家慶可知也是以互相
傳誦如份牆屏之士執灑掃之日久親見吾夫子用世
之學其間櫛柄旋斡機緘鼓動有非淺淺所能測識者
其爲稱慶又當何如特份承訓教素深亦嘗有耿耿之
志幸在與進今吾夫子在上使得備一役于幕府或可
借籌以效尺寸之愚而乃羈繫于此進退莫據想望旗

鼓所向誠不勝馳神也東南廢弛極矣昨寇所至往往披靡非盡力不敵以人心怠而令不行故也此非大振刷之改易其耳目而作其敵愾之心則有未易以驅策者竊以夫子既至便當深究要塞樹立規置而考尋利害一切爲上言之至于軍興之初建立之始欲以矯墮飭廢必難盡徇眾口此亦宜預爲指陳先揭端緒以曉未識者之疑策旣先定則臨時自無紛紛矣凡百便宜在夫子已有成畫何弟子之敢贊詞顧此乃鄙心所偶及不敢不一言也不知夫子以爲何如本欲特遣人稱賀偶值有便先爲附此令郎二兄俱隨行否此誠當世美器恨不能卽置廟堂明秋可早來否必俟嚴冬驅

馳旣勞而情思易困恐不若早至之便也并惟惓惓不

與許鴻川書

曩寶應諸湖數有風濤之變船之漂者不可勝言人之
溺者曷能勝計此固一時之大異當世之深憂也所幸
者明公倡無前之議建特築之堤而軍國百萬之漕賴
以利涉河津百萬之命賴以獲全而四方百萬之朝宗
者賴以無恐此其功在社稷亦曷可勝道哉僕遙想其
堤如河漢之上界以長虹龍門之涯屹以砥柱明公勳
業亦將亘立天地之間與 皇明百萬年之鴻基鼎祚
鞏固無疆矣而每聞明公精白之德足以質于神明恢

廓之才足以運于宇宙卓立之志足以挺于太華若明
公者則亦 聖朝之砥柱也詎獨是堤哉茲明公且奉
特簡承 專敕而按東吳矣昔神禹之功始于道河
暨于浮淮而成于震澤故書稱三江旣入震澤底定而
禹之大功畢矣夫明公前日之堤浮淮之業也而今日
所按則三江震澤之區也天將啟明公以續禹之蹟而
爲 皇明社稷之臣哉昨聞明公濬白溝諸河而通海
矣又修松陵諸塘以捍江矣而松陵所患則以田圍之
大而水不易洩故其田最易渰旱則圍大而水不易周
故其田最易槁蓋松陵之貢額甲于天下諸邑而宿逋
亦往往不貲蓋其田本腴而歲旱潦游仍圍大而易于

渰且槁也今得明公下令于縣以其圍瓜分之四通其
河而潦則水之勢分車戽可瀉旱則水之流旁達車戽
而施此一築成而松陵世世永無患矣昔召信臣之守
南陽不過能開溝瀆而民稱爲召父及杜詩繼爲南陽
守亦不過能修陂池而民稱爲杜母自漢至今而兩人
之血食南陽不絕學士大夫稱召父杜母者亦至今不
衰則未暇遠引神禹而明公之功在松陵當永永血食
與召杜齊芳固將世世稱父母無疑也抑份嘗考周稱
井田者亦以其田四分之字形象井故謂之井也豈意
數千載之後而明王之制復見于今日哉昔孔子稱禹
以能盡力于溝洫而溝洫者大則河渠小則田間之水

道也夫禹之三江已入震澤已定河渠之大業已畢則
因此而治田間之水道以竟其全功固亦禹之餘意哉
然則明公繼周之井田修禹之溝洫而方當 聖皇在
上邇二帝法三王嘉明公之功晉而在廟堂侍 宸極
贊理海寓匡佐治平則又非召杜之可並言矣故因附
謝而布其積悃焉惟高明覽而察之

與何吉翁書

自彭子歸後絕無便風雖欲奉聞莫繇自致每思特遣
一僕專上起居而以山川阻修僕輩俱未識路因循歲
月遂致曠疎弟賦性菲庸習于病懶求教未切學道不
前卽此可見其一端矣翁丈力任斯道獨語宗傳方將

究古人未發之微探聖門直造之旨不涉講解不落言筌隨處流行無往非得固當代之模範一世之歸依也而猶惓惓軫念懇懇不遺以翁丈之大賢而注存如彼以弟之不肖而曠疎若此然則弟之仰而感服俯而惶慚者寧不刻于肝膈而不忘哉寧有待于言說而後見哉茲 新主英睿政路清明屬已廣招俊髦旁延耆碩諸負廟堂之望稱巖穴之才者已網羅稍徧矣如翁丈才本命世望重當朝而主上以聖德冲年正當弘老成之模從迪哲之訓以夾輔左右寅亮時幾弟謂翁丈進用匪朝伊夕眞可佇而俟也而成諭乃以及弟如弟者譬之疲駑敝蹇旣已不堪驅馳而放之山林解其羈的

固將不願孫陽之顧矣又敢望王良之御乎昔人云非但世不知我我自無知于世人也况弟衰柳之資未能先萎弱草之質不風而搖前苦頭目之痾過服下劑頓成脾胃之疾益致虛羸惟伏枕無聊飾巾待盡而已縱賴翁之佑或得不死當拭病眼遙睇楚天望璽書之下德安冀蒲車之入燕薊則國家既有所倚丘壑得以自娛弟之志足矣此外誠非夢所及也以翁丈知我輒一布之兒醇文學不足而趨嚮頗知所持每于家庭之間有所問答悔其未出門牆之下得所見聞昨赴南宮以爲倘竊一第則可以宦遊四方或得橫經座下矣而未獲如願茲承兪示爲其鄉闈偶幸致令長者騰懼蓋翁

丈一體之至情非獨通家之尚義也感甚感甚昨與洞
山翁邂逅吳江晤談夜半因問動履頗能略言且此翁
盛稱乎賢郎謂于文雅之中而有篤實之意可以世業
無忝家傳弟子坐談之時不覺稱慰之甚但云因翁偶
有小苦遂致急歸而適啟來緘亦云抱恙弟之鄙悃眞
若痼瘵之在體疚疚之切心也顧翁丈稟授本充完養
素固較之涼薄有若天淵弟同病相憐亦自有不容已
者耳然天子翁丈當有深意固無勞鄙人之耿耿也洞
老近有相聞否此翁才望素亦不淺而僅得一出又復
卽歸蓋畏途之難居前輩之不易合如此古有往而不
返者非獨好隱之過亦深慮其不易而務見其難耳如

弟不肖更亦有以自諉者此也因言及輒又有歎焉弟不能飯者浹旬矣勉強具復草率不倫惟鑒而亮之

答曾魯翁書

每思辛丑越今已四十餘年翁丈當釋褐之初所謂江夏黃生洛陽賈誼惟當年之英妙則此日之康強固其宜也乃如份者本以弱質積多沈痾而黽勉苟延喘息猶在雖千里之外睽隔相懸而兩歲之間通聞者再不可謂非天幸也昔孔文舉貽書曹孟德謂五十之年公爲始滿融又過二蓋古人遡年華之荏苒歎逝水之不留其感慨有如此者今份已踰七袞而公亦邁六旬矣昔日同遊凋落殆盡此時至誼耿切彌深使文舉而存

不知又如何其爲歎也然份則如絳縣築杞之年惟可
與輿人爲齒而公則同伏波請擊武陵之歲便將爲漢
帝稱嘉矣茲四岳方薦拔側幽而九重尤寤寐耆舊
臺省布列巖穴幾空而豫章之區楚林之地蒲輪未駕
弓旌尙稽蓋東山之出有時而北闕之命將下固可
佇而俟不卜而知者也如傷者始其進也旣不能以勳
業建立當世及其退也又不能以行義表率鄉閭徒讀
古人之書誦詩人之咏聊以永日因而自怡茲旣益衰
每嬰危疾則書詩亦廢而誦讀俱忘惟獨坐蒲團深掩
蓬戶優游待盡偃仰以終而已而翁丈乃因兒輩忝竊
亟以貽褒遂使弟之疲翳亦爲屬望此如隔世之事夢

境之談無可爲承而何以爲復耶然尙未填溝壑獲見
登庸則當聞抵報而騰懽酌杯酒以自慶非慕高賢之
進實爲斯道之光也楊使迫行殊多恩遽輒爾繁蕪統
惟照亮

答念華張公書

伏承高義甚厚下問甚勤而鄙人未及門牆未見顏色
雖有狂悃豈敢妄談但生自歸田竊見他處按臺舟行
則十里之外先爲淨河輿出則數里之內先爲罷市淨
河則一船不敢過罷市則一門不敢開可謂嚴肅極矣
而昨聞使鷁過湖則他船任其往來但不敢近耳河固
未嘗淨也及駕入省則諸肆任其貿易但不敢喧耳市

固未嘗罷也然而威不褻則益嚴刑不贖則益肅蓋人之畏服者益甚而知明公之所見益高矣彼其所以淨河而罷市也正以末世多擾亂兆易興故預爲之防過爲之備然不知渤海民亂而龔遂單車汾州軍亂而段秀實匹馬固不在車徒之眾而在于有應變之才不在護衛之多而在于有臨機之斷使變而未知所處機而少失其宜則車徒反啟其疑護衛反激其寇此龔段之所以聲色不動而變亂以平也況當無事之時而爲張皇之過乎故明公者誠超世之獨見而鎮俗之一端也遂因使便輒一道之且浙固善地向來未嘗有他而以軍啟其端民踵其後遂乃倉卒致人駭驚亦由始失其

宜繼無所處遂致此耳不然則今之民卽昔之民今之
兵卽昔之兵也何昔之搏噬勢若虎狼而今之縛擒易
若羊豕非兵民之有異而處之者之不同也故有處而
得宜則強梁化爲羊豕失宜而無處則僂弱變爲虎狼
此固彰彰較著者也今變亂已平人心已定觀明公目
前之聲色不動而此後之功業可知矣鄙人本無可言
者但兒醇旣誦明德而承教又見虛心則鄙人固不敢
欺而于臺下尤不敢負也故敢忘其固陋而略陳梗槩
焉其一日嚴論劾夫浙中近日固平且定矣然當擾攘
之餘乘荒災之後以輯綏爲本以休養爲先而欲施綏
養之恩必急去賊暴之吏譬之醫然人有宿疾初瘥大

患初瘳固當補其真元調其血脈故主之參朮輔之甘
苓皆補之之方調之之劑也而設使臟有痼痰脾有積
食則其痼益甚其積益深雖有補調反加堅錮矣故田
仁奏事先刺三河范滂登車先澄冀境誠知吏之爲害
民之所深苦也然份以爲劾不泛施亦不拘滿惟擇其
秦甚發于不時則一人去而百吏以懲一吏除而萬姓
欣躍矣此非有所指亦非有所聞但槩言之以待裁察
耳如無其人則非所嘗聒也其二曰嚴防察夫臺下者
代天子而巡狩者也古帝王巡狩之法專以問民疾
苦而除其害蓄故國朝之制吏有橫恣民有兇豪皆
屬之按臺所以代行巡狩之法者也若橫恣而甚兇

豪而極然後訪而擒之如無甚且極也則雖大郡不擒一人不爲廢格也如或有之則雖小邑多擒一二人不爲黷刑也然不擒則可姑置而擒之則不可以少原譬之雷然夫雷者所以行 天之神威而震物者也譬之霜然夫霜者所以斂 天之元氣而肅物者也故春雷無聲則五行志紀其變隕霜不殺則春秋記其災蓋言雷之當必震而霜之當必肅也今凡稱諸臺則必曰雷霆雷霆一擊則民惕然而畏又必曰風霜風霜一過則民凜然而寒夫 天子端居而所以震四海肅萬民者獨賴諸臺耳今郡縣之蠹吏閭里之豪民設使未擒則如霜之未零雷之未發猶有畏志猶若寒心嚮令擒而

復原則反視霜爲非寒視雷爲不必畏而臨事益恣居鄉益兇矣然所以擒而有原者恐其訪之未眞而擒之或枉也故訪而未眞寧爲姑置擒而旣得勿爲少原則人旣不寃而法無輕縱所以代天子之職盡矣不知高明以爲何如其三曰嚴詞訟夫地方之稱惡者莫過于風俗之刁而風俗之刁實起于詞訟之巧蓋彼徼倖一準則雖不勝猶足夸其能若或勝之則益肆其惡然郡縣猶之可也藩臬猶之可也惟臺下則位旣尊嚴威復震竦刁者得準一詞則氣燄頓增財可坐索弱者見一詞之準則魂魄若奪事任所爲矧證佐附其強梁其相飾詐或問官慮其原告不甚加刑就令鞫其眞情問

爲薄責而刁者已多于勒賄弱者已苦于費財矣昔朱博爲刺史民之擁告者甚眾而博以不親細事悉罷遣之馬援爲郡守曹司之關白者甚多而援以當持大體皆置不問彼爲刺史郡守耳而猶若是況臺下綜核百寮統制千里者乎然非謂絕無願也但其始則詳覈所告之詞而准之甚少其旣則倍加反坐之例而罪之甚嚴且刁訟之繁興皆由訟師之鼓舞若遇反坐必究訟師而所在訟師布滿鄉曲倘訪其甚者必爲除之則譬之塞一濁源而羣流皆潔拔一惡種而稼皆蕃矣并望裁察右三者皆老生之談腐儒之語其或偶合者則高明當已願之其所甚狂者則有識或以見哂且以明公

之嚴重而爲鄙人之妄愚則未同之言將取代斲之媿
而輕率之說必致越俎之譏然明公旣開心于兒醇又
推誠于衰朽則眞有秦誓之好善葛相之布公者故詞
無足采而心則頗忠冀明公亮其心而不責其謬耳使
者傍晚投緘晨卽索柬以明公渡江在邇而奉報或遲
故也時旣恩遽十不盡一倘後有便當更續上不宣

泌園集卷九

泌園集卷十

明烏程董份著

與王鳳洲書

昨兒還備言翁日來苦空茹蔬雖甚不得已時一出關而屢過其門不入以爲古之禪師居士無以復加矣然份正以禪師等向來本以茹蔬爲常齋苦空爲行逕雖復不易猶自習然惟翁放浪于嘯咏之場遊戲于歡醉之頃曩爲曠達而一旦遂入槁枯此非上智之人大家傑之士外無牽繫內無滯留萬緣灑然一絲不罣何能遂至于此且入關而槩不出旣足爲難過門而猶不入其難尤甚蓋人情不經其地則中無動不溺于目則意

不萌今翁若此眞蓮花不染之心到處般若之域矣而
來論猶讓利根者何哉如份者本非有識而徒以益衰
遂築流水之區借爲鑿坯之處冀可少息欲以苟延而
頃因兒輩讀書暫假別館遂使老無所寓復止舊栖然
亦兀坐蒲團時學枯坐小品下乘已不足言而塵緣雜
念乃復屢作此暫得息彼又忽來適讀荆石學士之所
謂求覺尙迷離覺安在者數言甚爲超悟而鄙人猶未
發矇不能輒斷根因致有牽繞此其鈍之獨甚者視翁
于將莫那一割卽盡者蓋萬萬遠矣兒又言翁于世槁
枯而容色腴潤此雖昨所謂靈胎仙骨自有不同而實
親得奧訣眞傳果有特異也健羨之甚嚮往實深方擬

亟泛扁舟坐聞要道而尙苦伏枕正多鬱懷乃忽承注
存遠貽教劄將俾從諸老之末結耆英之會份既不類
而方苦沈痾固未能也且示及孫嗣之說尤見至誼份
于舊歲先使杜門月餘將欲請告矣而京華諸公既嘗
面督穉子又復移責鄙人謂新政方嚴而初進求勉勢
旣不可理亦未宜以是暫止翁今已一切遺棄百事不
關而乃念人父子之間圖其永遠之計卽交游有此猶
復謂其義比骨肉感入肺肝而得之于翁則其義其感
當復何似蓋翁雖人已平等發菩提心而假令不爲通
家稍未知厚則亦何肯至是也兒久沈淪今且老大翁
素同郭許特擅人倫見其墜翎假之刷翮謂不終墮落

尚可飛騰雖非其資尤乞感也腆覬并謝不宣

與陳近衡書

昨從者入都始以禁嚴不敢輒過已拘俗格矣旣而又以轉官旣而又將有校文之役一切避忌乃遂杜門其俗踰甚他不足論如吾丈者道誼至厚亦復簡略若此每一念及眞抱歉懷然公旣已道誼相許則形迹或自可略當不深罪顧鄙人自負不安耳公本用世之才獨抱遠志而謬見遷謫古人所以歎仕路之難然自楚騷長沙以後詞人賦客卓行之士履此者亦復多矣想有道必能自遣不俟鄙言而喻也使來承教懇切眞惻讀之益多悵然承方議河爲襄人甚厚此業一成西河豹

諸賢有不得擅美者僕嘗言當途據京掌居華要譬之
飄風流景暫怡目前轉瞬失矣惟得一命爲斯民造福
不獨君子自盡職盡心亦所以貽後世名爲不朽也有
道者每不屑計名今且從第二乘言之亦自爲得豈若
旅眾進退碌碌無所裨益者耶僕漸老矣性本多病邇
更勞頓尤益無補每不自聊然則碌碌莫有過于份者
是以見郡縣諸君苟舉民事未嘗不津津願之也言出
悃幅非以相寬惟高明亮察焉腆貺并附謝餘不能多
及

與王守原書

份嘗讀史見直不疑之長者而誣以滂行陳景公之高

賢而謗以辱事自古以來其顛倒反覆不可勝數矣故
鷓鴣非醴泉不飲非竹實不食而鷓鴣以腐鼠嚇之騶
虞不履生草不啖生物而豺狼以斃狸投之此雖恣豺
梟之性而何足爲鷓鴣之損也然抵巇者其術甚巧而
當路者其察不明則中之或深而發之或悖此巷伯之
所爲作也今觀其投畀不受之說屢更其辭必徼其極
固恨而過之疾而甚之也夫以詩人之和平斥而不已
以夫子之至聖取而不刪豈以情至于真有不可奪者
耶蓋亦憤世嫉邪有不可廢者耶份是以婉轉誦之未
嘗不再三興歎也而不圖于我公身邁焉且公以文學
節治以惻愍自將其恬淡無欲精白絕塵而臨事持平

處之厚道此其所謂騶虞之不殺鵙鵙之潔清者非耶而乃以未下車之時不涉已之事無故誣之蓋外而方鎮重臣按部使者旣多極許內而秉衡大老持紀臣僚亦無異持而忽以浮言橫爲指擿至于監司爭之而不能郡國欲言而莫愬蓋嘗問之親當其時者豈不然耶豈非所謂日月當天翳霧持掩者耶然事已往矣無可追矣而份偶于嘉禾獲見直指旣爲扼腕相惜振足興嗟及所遇藩臬諸公則皆直見于詞義形于色其嗟尤甚其惜尤深而又聞撫臺特爲移書當軸以所誣之事開制列辯甚爲稱寃此則其所嗟惜者不但形之空言而且見之行事此則他人所不敢往昔所未聞也是以

識者皆偉而服之然非親見我公之實德發自乃公之
真心則亦豈能至是哉故份嘗謂以公操持而橫遭此
謗此固以見世情之莫測畏路之難居然以公去後而
其爲直言則尤以見天理之猶存公論之不泯蓋公旣
去而賢名益彰矣份聞之君子之不求人知者貴自脩
也而其不示人樸者亦以自表也今名旣亦彰實尤愈
顯正宜挺身早出奮志遠圖使諸司直者謂其果爲賢
能而向來眞是枉屈使諸騰謗者謂其果難掩抑而向
來徒加誣污則一出不足言三遷不足豔而心事得以
自白平生得以自明君子之所黽勉而趨時豪傑之所
慷慨而赴會固爲此也傳不云乎羸糧躍馬惟時恐後

捐軀報國貴得其會今倘優游于草萊荏苒于歲月鍾
期漸少伯牙倦彈則所謂誰爲爲之孰令聽之此何以
解哉份懷欲陳之正欲遣僕特爲勸駕而適會使至得
公之書至于不忍輒讀且恐其有難進之心也遂以附
布惓惓焉書辭極有宜復者而份欲促公行志有所專
不遑他及故并其答謝之語寒溫之悰一切簡略而專
于備述諸公之意以仰激我公之心使其發憤而登車
叱馭而驅路則份之深願畢矣願份偶感奇疾屢至瀕
危枕席不支筆硯荒棄襟緒無次繁蕪不倫承厚貺并
謝餘容專僕特候更布所私不悉

與胡順翁書

不穀曩承乏典藏史職在老掌故耳無能爲當世役已而齟齬去矣此何足道而翁固海內才子中朝鉅人卽比肩猶若霄壤况懸千里天各一方而不知何所誤聞遂見存注忽從遠道貽之尺書照乘之珠來從天上連城之璧驟入懷中誠不知其驚異而珍重也昔孔文舉嘗致書劉玄德玄德歎愕曰孔北海亦知世間有劉備乎當是時文舉爲北海相方連挫左遷而玄德歎之如此以其有天下大名書不易得也今翁名同文舉而位望勲業過之願亦知擯黜之人沈淪之叟有如份者而貽貺之厚乎其歎愕當復何如而稱謝當復何似也願緣他故偶爲阻之夫四思而必有報古人是歌七襄而

不成章詩人所刺今有瓊瑤之寄而無木桃之酬必將
謂其妄庸嗟其衰毫寬之而不譙讓則已過矣而又繼
之是照乘再投而連城重獲也卽雖妄庸卽雖衰毫而
能有不感者乎感之有不切至者乎昨承遠論謂欲覽
其所著得其手書而份失之於前將以少贖于後竊以
槩出舊作則不足以仰答見知乃特撰塞上歌而書軸
以就正焉昔夷狄之患莫有過于匈奴者蓋楊子雲之
疏班孟堅之書論之悉矣其在嘉靖間虜小入則小衄
大入則大殘諸所擄掠不足言而邊塞幾危京城盡閉
近者屠毒遠者竄逃其殞命沙場身膏草野元元之塗
炭極矣茲者百鍊之鋼化爲繞指肆行之強轉爲厥角

獨誰致之與夫豪傑以奮身砥功盡力効職運籌帷幄
笑談尊俎間坐鎮疆隅翊衛社稷而媒孽其後者隨之
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則文吏以法繩焉此馮唐之所
昌言而馬史之所深慨也份故于翁其寓意深矣然翁
固命世之才濟時之略望重天下簡在 帝衷其功名
所至將有不可勝道者矣他日紀之雲臺書之麟閣將
有勒在國史昭垂後來者夫豈待稷下之談能爲輕重
而郢中之調所可揄揚哉顧申甫能藩王室則尹吉甫
作歌列于周雅裴相能平淮夷則柳宗元是頌薦于唐
朝此亦史氏之司而掌故之職也份雖甚耄其敢廢哉
秋風方作太白旣高千萬珍愛不悉

與少宰王荆門公書

頃方具啟付之小孫恭達記室而僕輩從舟北上恐其稍遲故因徐壻遣人復爲附此昨兒還道我公欲得鄙人舊稿錄成帙而備覽觀焉因盛言公之意甚勤其屬之甚切份豈有敢辭者然向來交游不知其不肖欲探其橐而出之者多矣而份竟不敢出卽兒醇自以其意請者亦數十百矣而份終不敢出斯何物而欲秘之哉其所以然者蓋份少嘗讀古人之書頗能窺作者之意究文章之旨亦嘗略得蹊徑輒不自量而欲妄追往昔成一家言此其蓄積者久矣顧其才有不逮性復多病大槩每歲伏枕者踰半心慊慊不自持故不能竭精畢

思以副其意而徒因世俗黽勉應酬聊以塞責免咎旣而展誦則曩之所得蹊徑者非但不能踐迹而且往往背馳相去天壤矣是以旣成之後每當一讀輒復自慚惟以錄授其人不復更存其副卽存者亦不自愛惜其間散落者多矣嘗以文自秦漢以來必有蹊徑得其蹊徑而旣能登堂又能入室者此古之宗工大家卓然傳後世而不朽者也得其蹊徑而未能遂臻其堂室者則或傳或不傳後世或尊稱或否者其次也其有未得蹊徑而才亦足以自騁氣亦足以自凌有不得亦有偶得則雖不能以必如古人必傳後世而亦足以名擅一時者此又其次也而世之人才不足稱氣無可取不過巴

人下里耳而惟其不知蹊徑也故不自識其合否不自解其是非而落筆不休醜顏自許凡忝仕籍必梓一編人或憤之至欲借秦火餘威投之者言雖若過而其多已甚則其可厭亦宜也今份略知其徑而才與氣不能副之匪惟堂室卽藩籬未越焉故深藏而不敢出亦庶幾古之知恥者耳而公不察其心數加懲慝而徐壻秦時之奉使也公寓意尤勤且切臨別囑之再三且云子他日使還赴公車而見我當卽以是爲贄矣于是徐數過請之兒復踈而助其請焉以爲公在交游則舊知在文章則識者今從數千里外數致勤倦而數謝卻知恐非古人所以待知己之誼而取正有識之心也且秦時

方鼓篋公門將藉手以見長者儻不得此則何以復爲
贄之命耶況古之子弟其家大人有一言必謹志之有
一善必謹紀錄至勒之彝鼎示之子孫而醇不能自喻
其誠未遂所請使家大人所著未一布宣則醇之不孝
深而灰罪莫贖矣且家大人自謂不能竭精畢思而數
十年精之所勞思之所構實亦在此將天之意未肯遂
泯斯文而假之有識舊知以回其深執不然之悃未可
知也份因其言輒亦感動遂忘其恥而稍緝閱之則數
十年間棄置已久南還舟潤而篋封不啟腐敗頗多蓋
平生散落者十之四腐敗者十之三而鼠嚙蟲蝕漫漶
不可考者尤多焉所存直一二耳而類皆手書諸無副

本壻雖遣人繕寫大略亦十餘冊矣適嘗校之則漫漶者腐敗者必沈吟記憶可漸補續而所遣人亦復自多謬誤更須屢校乃得無訛而份病雖漸瘳元神未復不能遂勞恐當淹至冬初方能再遣馳上也頃者緡閱之始兒見其漫漶駭而欲泣曰今向若此使踰數載當復何如茲令醇得稍爲加哀而獲免于不孝之萬一皆大造之賜也是以與壻喜躍而深感焉欲刺骨矣而不知份雖下慰兒女之私而上貽知已有識之醜傍萃儒林藝苑之譏則份感雖固深而恥實增甚耳病久精力甚乏不能翦裁遂致蕪蔓且因公通家誼篤故以家人語進焉惶恐惶恐

與少保豫所呂相公

份不肖曩水乏從公上鑿坡緡金匱珥筆奉橐登記載
之府游著作之庭頗追隨歷年所矣份庸下奉職無狀
削承明籍列編氓居草萊伏丘壑而公遂以元德簡注
匡贊萬微統理四海晉鼎足受顧遺禮絕百僚位曠一
代非不欲緣往昔之誼陳款款之愚而地分懸隔不啻
霄漢之與土壤也卽欲自致路旣無繇心亦不敢輒僭
以是避畏遂至因循茲幸兒醇謬獲計偕北上份伏而
思之身在擯廢無故而上達者僭也幸嘗從游有便而
不一通者愬也僭似有援愬亦自外份衰且老又有奇
病惟恐蒙霧露不獲旦夕自知其不敢援矣乃十年之

誼而慙且自外份亦戚戚有不安焉因敢具此令兒恭
上份不佞竊惟大臣之道所以輔國家宰天下端政本
其術亦多矣而古之論相必先曰德秦誓言若有一箇
臣其心休休其如有容不言其已之善而言其有人之
善不言其已之彥聖而言其好人之彥聖斯豈其善與
彥聖之不足而徒藉之人者哉蓋有善而不名有彥聖
而不露包眾善合羣彥劑量其才折衷其極端拱而天
下治焉此秦誓之所美而孔子之所錄也漢未遠古其
爲賢大臣必稱長者而時所指慕必首屬絳侯東陽侯
丙丞相之爲人且漢興網羅天下之才寧少善與彥哉
而卒賴數公以定漢基成文武之業帝王而下必稽焉

庶幾哉秦誓之風矣今公才過於漢之諸公德尤邁出天下皆誦之而份之深知者則以其鉅人之度古道之遺篤厚而不可名閔深而無所露真有合於秦誓而爲長者宗我明貽萬世之基上承帝王之業茲誠得其人而永永有賴矣份廢且疾所望者朝有道而國安則薄海蒙庥山林可以高枕惟旦暮歌嘯優哉悠哉以卒歲而已是相公之賜也遂敢布十年之舊而通其尺寸之私焉幸下吏察而置之份不勝幸甚

與瑤泉申相公

自秋來乘便有啟而份適當痰疾殊未全瘳大槩多病困之詞幽憂之悃非所以聞于政府達于台垣也茲當

月初忽得京報知小孫庸樨謬獲甄收份以積衰方多
宿疾惟恐一旦蒙霧露填溝壑而後無繼者病中戀戀
何所不思顧素無伏生之世傳又無鄭氏之家學而徒
掇述章句剽竊誦聞亦何望其附英髦乘際會而有尺
寸之進乎且相公爲當世儒宗一代作者其造就天下
之士品隲藝林之文公如權衡明若鑑燭固低昂不爽
妍媸無遺毫髮不可昧者也何物小子敢有叨踰而一
旦得之已甚超越矣矧宰相座主自唐已來傳爲盛事
而天下名相則當時稱重後世紀傳故韓愈出宣公之
門其文益顯王曾得萊公之試其賢益彰彼以僞人猶
有所託乃茲非類更復何云夫大匠必兼收天下之材

以待明堂之建而大牧亦博采天下之駿以備國廐之
充故駟驥咸登蹶躠靡棄者大牧之所以並畜也棟梁
先集榱桷不遺者大匠之所以并包也今相公與稷契
爲徒邁唐宋之上以道輔主以人事君眞猶大匠之建
明堂大牧之充國廐也而彼榱桷者得集于堂蹶躠者
得登于廐豈非一時之大幸而四海之殊逢耶夫天地
無私而動植有感相公奉無私之德中外昭然穉子懷
有感之靈始終靡已固其理也而份當飾巾待盡之時
有繼武相承之慶倘賴庇而沈痾得解體亦覺輕縱自
是而宿患未除目亦可瞑蓋鏤刻之愀非徒飾詞而蕪
蔓之言未能達意祇自慚耳惟亮察幸甚

答大宗伯水簾潘公

昨公之入都也份以爲天子必將遂留作輔俾與二
三大老鼎立于中而股肱左右矣不圖復還留京有太
史之歎然古今出處天固有以主之今不暇遠引卽如
司馬相公始而置之于洛者天也繼而起之相宋者亦
天也所貴于司馬公者以其置洛而不愠相宋而不喜
悉歸于天而我無與焉是以其德彌隆其望彌重一自
入相而海內奠安四夷知警矣公之德望當不讓司馬
而今之留京固宋之洛也行且有璽書就徵百官拂冠
塵以迎劔履矣又何必以介介耶徐子來乃承公諭以
東山之事誘以鋪張粉飾之業非其質甚矣如份者不

獨舉世所遺而天實廢之不獨天心而份亦自棄蓋客
歲以來經年臥病而夏間寢危幾不自保及至秋杪神
魄稍稍復還然當此時譬之咽露之蟬凋霜之木萌蘖
既衰氣息無幾矣天既示其廢之之意幸未隕絕我乃
欲強而復興不亦難乎是以垢面蓬頭毀冠擲冕時時
葺椽灌樹鑿池養魚與親戚故知鄉之父老雜坐劇飲
引三白呼六博不擇好惡形骸俱忘潦倒醅酌匪朝伊
夕以爲一日無恙感天之賜多矣嘗謂列子爭席蘇公
曳瓢彼專欲混之俗人匿之田野非過也誠知廢而自
棄也卽如公握樞秉軸欲茹彙而飾修之亦自知其難
矣彼麋鹿之食萍飲泉自謂爲適鷓鴣之決榆搶枋自

喜徊翔卽鷓鴣之運扶搖麒麟之遊苑囿豈不爲天下
所睹盛世之禎而彼甘棄者知其不能也茲寧非天之
所限者乎所深願者惟望公卽登三事贊理萬幾匡父
九有使遂麋鹿之性保鵬鳩之安一日無恙則亦戴公
如天之賜矣徐子還適有俗務卒卒附謝容更專僕嗣
聞不悉

答大司寇西石王公

昔賈傅以冠世之才而吳公一言遂得以同書于史傳
馬卿以振古之賦而楊意片語亦獲以並載于簡編夫
吳公賢守治平爲天下最猶賴賈以得書若楊意漢之
一微監耳非附載于馬則人安知有所謂楊監者哉然

則其表著藝林昭垂後代蓋楊吳兩人之幸實由馬賈
二公之賢也如份于我公偶緣遭逢得覩著作譬之荆
山之玉偶隱璞中合浦之珠暫混沙礫此其爲連城之
寶照乘之光固當世所共驚萬人所稱異者也而份第
以一言之贊片語之知乃竊餘光列于識寶是則份之
幸耳公固何有哉而執禮甚謙留神甚切凡其勤倦之
悃懇篤之私施之平居者已不可勝道矣而京華報罷
急難周旋林壑歸栖沈淪記憶苟可以用情者無不至
焉蓋公以有道之衷敦古人之義誠非世俗所能窺者
份是以感刻固深而推服尤甚顧不敢輒于楮札多所
瀆聞耳我公抱經世濟時之猷切愛君憂國之志始撫

遼海總督邊關當虜寇之方強適疆場之孔棘九重霄
旰諸鎮倉皇而公身任其艱力赴其急忠義所感足以
奮厲于六師精誠所先足以鼓舞于眾將坐成驕算歷
建殊勳而邇來德望益隆眷注彌渥廟堂倚爲輕重社
稷視爲安危昔裴相旋師卽司台柄韓公振旅實掌國
樞凡在相知無不並祝而況骨肉之誼休戚攸關者乎
願公留神媿美前列則馬卿賈傅曾不能拜下風而楊
監吳公尤得以傳後世矣公之爲賜不旣多乎而乃錫
以腆儀申之彩幣雖野人初服相對深慚而賢者緇衣
彌徵至愛用藏篋笥勒在肺肝耳來劄綢繆至情惻怛
固多溢許知實由衷但省菲庸更纏病困老馬在櫪雖

復長鳴孤鳥擇枝聊爲偃息縱加翦拂曷克飛騰其于
此懷久已絕望倘承尊庇尙獲苟延則當出其殘編時
理舊業上紀當世治平之盛次載諸公匡輔之勞發爲
文辭播之歌頌雖不敢附于大雅或亦可列之稗官此
誠夙心而未知能遂所願否也側聞 主上以周成之
歲邁漢昭之明篤任阿衡廣延丞弼固千載元良之會
一時寅亮之辰也公于此行願爲促駕顧份伏在林壑
益遠雲霄雖切瞻依永無會晤古今離別莫不黯然而
老朽睽違倍多淒楚蓋皆悃悞之語匪徒兒女之仁也
道路阻修出處懸隔卽欲通候無能自繇遂附緘書實
多蕪蔓惟高明察而亮焉

與大司馬鑑川王公

曩份承乏寓直而公方鎮邊疆未嘗有貽問也及份負
罪偃伏海隅平生舊知轉瞬若不相識而公從數千里
外越重關望天末勤渠轉附而致書幣焉當是時虜氛
方熾烽煙四起赤白囊交馳聞者寒心臨事者失措宜
乎食不下咽踵不遑息也而公顧念寂寞之濱懷擯廢
無益之士發其櫝則石銘梓刻龍蛇走于席上珠玉滿
于目前大槩多宴游之詞慷慨之作焉蓋公之意氣近
而不昵遠而不遺固古有道之交而其臨戎急而不亂
暇而有餘眞古大將之事至其見之詩歌垂之著述亦
可以想其傑槩而識其英風矣旣而公揚師振旅戡逐

虜塵縱間遣謀得其要領于是拘繫愛子羈縻名王重
譯來朝納款恐後始若覩虎繼若驅羊始若貪狼繼若
豢豕或以爲當中國之盛值胡運之衰偶然致之而不
知公策厲將士屢摧其鋒固已先奪其膽矣而威信有
素又有以默結其心是以虜感其不欺知其不可犯而
甘服焉夫與人鬪不扼其領捽其咽未有能制之者也
不降其心絕其意未有能制而不變者也昔漢賈生終
軍之流欲以表餌啗胡長纓繫越而竟不可得而漢謀
臣如雲猛將風起皆欲單于來朝匈奴內順而竟亦不
能觀楊雄之歷敘可知矣何者戰不能摧而信不能結
無以制之而使之不變也不圖公之奇功遂至于此然

虜狼虎情不可測策不易施而議起卒然人所多駭凡人難于慮始易于擿瑕我方竭力于前而循常蹈故者已含辱擁吻待其後故此甚奇之功而亦甚難之舉也自非抽肝揭髓深得虜情徹其底裏者不能見此自非傾誠瀝血專爲國計忘其身謀者不能爲此自非有超時之識越世之才闊達不拘直行不顧者不能任此而自非上有不世出之聖主傍有不世出之賢弼察世所未嘗見之事定世所未嘗有之猷則亦不能以成此也茲不暇遠引卽份釋褐以來虜之大入者每歲而有小犯者每月而有小則擾邊大則內掠又大則飲馬潞水火照甘泉京師震驚九門晝閉所募兵遣將騷動

一時費以巨億萬而民脂膏遍野號聲震天尤不可以
勝數蓋上下皇皇危慮者惟虜耳今邊城宴然胡塵不
作內省不貲之餉外無不忍言之虞昔之跳梁轉爲稽
顙昔之侵塞轉而叩關人固樂其成功而特難于始倡
也然則公之所以雍容暇豫俯仰嘯歌者固已先有定
畫哉份與公往來頗久其契誼相期意氣相洽恰如也
今份沈淪若此而公功名如彼譬之鵬鸞與鳥亦嘗同
林神蛟與魚亦嘗並沫及其翱翔雲霄吞吐霧雨其光
景不可挹而變化不可知矣曩承貽書闕然久不報宜
以爲罪而往歲兒醇抵京反益加厚令人甚慚茲當病
瘵始痊勉力具此所言者關涉頗大徒以素所蓄積略

爲發揚而不計其諛否也公方受天之眷其功業不可量無俟野人之言不敢多及

與太史余同麓公

昨小僕還承教翰詳答甚感而適當屏麓少司成枉顧復出華緘意義加厚夫相去數千里而一月之內兩貽德音自非篤交游之情敦古人之道何以有此且又軫念賤日重之雄篇珠玉在前爛然增采金石墜地鏗乎有聲大槩準之盛唐名家而博採六朝麗藻其結構之密陶鑄之精可謂深造而份最愛者則以其出自胸臆本于性情事既逼真辭非強綴此古作者之所獨得而近日之所尤難也份本菲才始亦妄不自量謂可略窺

古人蹊逕思與當世馳驅而當仕宦之時冗劇見奪及屏居之後嬾病益侵遂不能專力于茲中道自廢未嘗不屬意于羣彥而尤致望于相知也今得公與瑤泉並駕藝林卓軼海內份雖伏在丘壑而翹首雲霄可以云慰矣矧份菲薄幸兼獲之其爲慶幸尤復何似顧其推許過當擬議失倫甚非份之所敢承者而又謙抑益深損屈太甚固見至情然益非份之所敢任矣旣感且媿何以拜嘉偶因人行少布稱謝銘之肝膈永矢弗諉餘不能多及

答大司成余同麓公

曩聞公有請告之意嘗具書止之而公志決于中不可

復挽譬之鳳翔千仞鵬圖九萬固非鸞鳩所可望羣鳥
所能知也然久則鵬之積風也益厚鳳之栖雲也益深
尤不可望而知矣而負于神霄則天下稱大儀于盛世
則天下稱禎又豈可勝道哉願公于避地卻客之時益
爲經邦濟世之學所養日厚所蓄日深他日出而用之
恢恢有餘裕矣昔尹自耕野說自築巖不過畝畝之夫
山林之役耳一朝起而爲相則足以輔成大業仰答帝
心治列三王名垂百世此二人者豈待屢聘而思術旁
求而圖化哉蓋其于耕耨之時板築之下而樂道有素
啟心有方固已預定者久矣矧公出入金華校讐天閣
暫辭六館歸臥一丘休沐有期告滿難再知公身在田

野而乃心王家固未嘗一日忘也惟其所以經邦濟世者益加之意而已使旋所欲言者甚多而份自去秋偶患痺瘡醫者誤以常山截之而一截之後屢作屢止遂將經年迄今夏間遂發痰厥病且日劣恐不能自還矣邇于旬時乃得漸瘳若醒之初解夢之初覺而意猶忽忽殊不自持未審能復見相知一吐心曲否也而聞者偶進言公有書亟起展誦若吳太子之見客似有起色矣交游滿天下如公復有幾人一讀其書真有味乎其言之也思之甚勞得之甚喜遂勉執筆聊一談心耳別諭念兒下第極多注存過有慰藉且中間備詰其故事秘固不可知也然份嘗謂天下有可知者有不可知者

設使世之砥礪職業者必進爲顯官否則退博洽文學者必陟在高第否則黜如此則人皆得而主之詹尹無所用其卜唐生無以神其相而窮通自致貴賤有由天固邈若無與矣惟其進退倒置黜陟不倫若以爲別有所司而特不得其故屈原遂有天問焉以爲斯殆冥冥漠漠者主之而非人所能也今夫行川澤泛陂池者願其長年三老之能與否耳舟楫帆檣之具與否耳未嘗呼天而徼神也及涉江湖則有風波之險其神始靈及越海則風波益不可知其險益不可測恍惚左右若皆有神而其靈益甚至於鯨吹颶作雲黑霧迷則咫尺而安危殊瞬息而浮沈異故江海之上其神獨靈而海尤

甚者謂天所主而人不自由也今兒賦才本拙其學本
疎固舟楫帆檣之未全長年三老之未力此當歸罪于
人耳而場屋則司命之江海也有天在上有神在傍人
何能專耶份每以是不獨不敢尤人雖兒亦未嘗譴也
而公乃憂念謂或以此得無介然者豈其淪胥適與病
會故見其迹而疑之耶感公至情實非鄙意遂以是復
聊代解嘲焉使迫不次

與少宰同麓余公

頃得邸報知我公特膺新命以學士晉轉左銓矣夫唐
堯之典命官爲先臯陶之謨知人則哲此固王政之首
務帝治之元機也夫有道持衡則四海增重正人綜轄

則百辟改觀份蓋爲當世騰歡而非徒爲相知稱慶矣
且向來天曹知貳實儲祕閣之輔固將繼登三事豈但
並列九卿昨公與瑤老始嘗鴈行協祥雲之兆今將鴻
漸應夾日之符則比肩而事 聖君接踵而趨祕殿其
地旣近其期匪遙矣夫 新主履乾清時肇泰方虛懷
而咨哲弼仄席而待名賢固欲配二三帝王之隆啟五
百君臣之會也而公本抱夙望今履昌辰經濟公所素
優忠貞公所素秉固非鄙人所能贊野老所能言者然
古嘗有云持重者變色適遠者預春言持重之難爲而
適遠之宿備也今公將膺九鼎之任贊萬國之圖其遠
且重曷加焉惟益念其難爲思其宿備如昔賢之兢兢

業業惟慮少疎汲汲皇皇惟恐弗逮則德盛而益盛功
崇而益崇行將致主于唐虞躋身于稷契皆公異日
之事也又何所容口哉份與公道義相質肝膈相孚名
雖交游實踰骨肉故當進用輒效迂狂冀公必能察而
原之亮而采之耳溽暑鬱蒸沈痾困憊草率無緒惶竦
彌深臨書惟有瞻戀不悉

泌園集卷十一

明烏程董份著

與大司空印川潘公

自古河患所從來久矣昔漢武皇以英傑之資聚智謀之士竭天下之力以治鉅野天子駐蹕羣臣負薪僅能塞之瓠子之歌至今足慨焉自漢以來無代無患然前代避河爲患而已明興乃引河爲漕則是前代止避其患而我明兼利其用蓋天下四百萬之漕賴焉固國家之大計社稷之重事億萬年靈長之祚所關也而公獨以一人任之仄聞且就緒矣是漢天子數年所難就而公暮歲所落成何其偉也份聞河之爲患也下流最甚

下流梗則必決故大禹治河廝爲二渠廝者東而約之使下流有所趨而勢無所決也今聞公專治淮陽等堤洩下流束水勢而急趨于海此從數千年後獨用大聖人之遺法而扶國家社稷億萬年之祚斯非大臣不世之忠當代不朽之業天下所共慶而史冊所必傳者哉份不佞嘗欲一紀始末藏之私家附之稗官以貽之後日焉不知公于暇豫可以諸議諸疏及諸行移示之詳悉否昔柳中丞奏捷而韓吏部移書欲得其軍中事宜爲寄蓋欲知其謨畫記其功序耳向來文人喜事往往如此願份不文而有此念良足慚也然今野史徧天下豈必盡文哉亦固各紀所聞見而已曩承遣使惠書中

間骨肉之義肝膈之眞宛若親承藹若面命勒之鄙悃
感刻不忘願出處旣殊途路懸隔每嘗馳邇莫繇附聞
茲乘便風輒爲布此頃見邸報知公蒙賚甚厚且明
旨獨加賜衣以示優眷此固大用之漸而兆之先徵者
也夫工未報完而業旣若是則他日改玉改服寵任非
常者固不待問而可知已 皇上聖神知人善用而我
公勞勩報 主竭誠此固千載之難逢百世之希遇也
蓋眞所謂不朽者豈特榮顯而已哉迨遽草率尙容更
布不宣

與大中丞鳳洲王公

曩份病臥牀榻而公枉駐輜車存問甚勤慰藉甚切惻

怛之旨至今在胸臆間不敢忘也且星家論命預言是日當有貴人而公默應其期不爽時刻乃知穎川之上名賢所聚太史占之古之明哲上動天象非虛語也但從別後僕病寢加往自丙子以逮戊寅猶臥起相半漸就疲羸頃由舊冬以抵今夏則癢瘵日增頓成危殆幾不復得見公矣昔劉楨病僅十旬猶有岱宗之懼而鄙人危積三歲乃免茂陵之求真大幸也新秋旣爽宿疹稍瘳且謂公方間居久闕奉報遂于昨望強出泛舟取道蘇門將過梓里而偶因小飲輒復微酣遂中薄寒驟爾作惡蓋久疾方起本不可風而初寒易侵乃復增億故倉皇返棹荏苒杜門竊惟公旣念通家復軫夙好其

子衰朽每致勤倦而份夙懷明德屢感雅情願于高賢
反多疎曠昔之罪累非人可文而今之乖違若天所使
靜言思之謂之何哉計公察其肺肝憫其疾苦或能見
亮而份則自負不安耳適于故交偶見新刻而此君頗
爲他人所借未閱其全然得觀目錄則已略覩其鉅麗
矣昔樊紹述之文較公特十一耳而昌黎稱之曰多矣
哉古未有也今公博識宏才高文大冊類分四部帙踰
六十總之極百萬言則其多固何如而又豈古所有耶
漢稱馬卿之賦遲而能工枚臯之文速而未善今公有
馬之工兼枚之速工而能速是以若此其多而不可及
也其文如廣陵之濤莫測其勢滄溟之水莫知其涯可

謂詞林之大家而作者之宗範已不揣固陋輒咏一篇
夫鄭巫見壺子而反走河伯望海若以興慚物相形則
易自失也故延壽賦成而蔡邕自隱其作陳思才瞻而
楊脩恥獻其文此亦自失之常也今份乃并題小祇園
及返棹之作凡四首俱以呈上得無來落筆不休之謂
而有傲筭自竇之譏乎然業已稿成不敢隱也幸公有
以教之

答郡伯及泉李公

昨鎮署之碑非借公德望不足爲重況仰齋公始賴薦
達今復邁逢亦仕路之奇也故輒敢及之并請教正中
間數語殊復寂寥願體有當然未能少罄鄙意乃承特

諭令人增慚若公才操超凡政績卓異固當邁越海內
前追古人歌誦畢興史書不朽且將世世爲做郡增重
豈獨目前而已哉份雖不文尙能爲公紀之願恐鄙陋
未能盡述耳諭中所論循良云云份不佞竊以所居無
赫赫名而去後常見思者何君公也去後見思而所居
名復赫赫者黃次公也二公皆漢賢臣歷至封侯拜相
其名稱有小異而其俱爲循吏則同蓋君子取其心核
其實耳故一時無赫赫者非矯以避名也而其有赫赫
者非飾以邀名也大槩內有愛民之心而外多惠民之
實則名雖欲避而不得雖不邀而自隆故漢人謂之循
吏今公精明振發一郡翕然服之當路翕然推之真可

爲赫赫矣斯固黃次公之所不邀而致者也而公乃歉然自持惟恐于何君公之事不台份竊以爲過焉雖然古之賢者其道益進則其心益虛其名益隆則其志益歉昔舜之大聖而猶問之田野問之蒨蕘惟恐其治有毫髮不至而民有纖芥或遺以是汲汲焉耳份屢獲趨侍見公有惓惓不自滿假之思旣已深服而茲讀來翰服尤甚焉夫心亦虛則德益盛志益歉則治益崇此固將有出于何黃之上者矣惟公益弘此心益厲此志則份何敢復贅哉而亦豈敢爲諛哉適有遠客極多恩遽使旋附復殊覺潦草容更面布不宣

與大中丞嶼山張公

違曠十餘年相去第百餘里而滯留數月乃能出門蓋
田野之人少入城郭居遠成癖積懶致疎其勢然也會
當我公體中偶有小苦方戒闔者謝客而特爲出格延
至齋中日午對談秉燭乃散雲霄旣隔意義藹然恍如
曩昔游從時也久要不忘浮沈靡異高賢之交誼篤矣
特恐坐論稍劇起居爲勞遂爾輒辭頓成睽別念之未
嘗不悵悵也別來聞攝養益吉動履遂安殊深慶慰但
左右方當移鎮迫于治行而猶謬存鄙人賜之華贖悰
悃旣切禮文復隆非知愛素深何以鄭重若此豈宜衰
廢有以得之顧公多情遂每繾綣耳感刻感刻辱示名
梓尤副夙懷芝蘭隨風金石擲地不覺宮商之振響而

芳馨之襲人也近體婉約長歌振迅皆協于初盛唐之
間而長歌尤更超邁譬之驪騶騶裏尋常或可及之至
其奮足康衢汗血長路則絕羣軼類瞬息千里蓋其才
不可強而力未易追耳且喜且愕因略布之非敢以爲
諛也然此特玄圃一枝崑崙片玉他時不惜全集肯爲
傾囊更當有喜而欲狂愕而反走連城不爲賣千金未
足珍者矣幸察而終教焉至祝至祝承許東巡乘便枉
駕則吳興山水亦當生光匪獨鄙庸爲之寵藉而已但
僻在窮壤恐無繇知雖復令人日探傳符倘有乖誤得
先命一使報之幸甚昔魏侯不失虞人之期郭翁不爽
郡兒之約況在衰老知公必能踐其盟也臨書依依無

任延望不宣

與大中丞我渡陳公

曩在京師嘗獲謁後塵聽明教鄙人實切注嚮公亦似不擯遺非一日于此矣昨當輶車泣浙霄漢文上達有故人則田野之間寧不欲援夙義況公素敦古道尤篤交情凡在縉紳慕荊州之風古仰北海之範者多矣矧份嘗得趨承幸辱契誼固將恃以接納借以寵光慶慰不遑敢自外乎但居在僻地不敢輒入會城蹤迹之疎罪已莫追每欲遣一介之僕奉咫尺之書又以公方秉憲于斯職尊事重不宜輒以簡牘冒溷明臺臨楮欲裁撫躬輒止禮文之闕心尤不安然份嘗自思與其以煩

瀆取愆寧以闕疎抱責雖不能伸其求親之悃而亦似
有相體之私公之高明察見肝膈必當原亮不俟布陳
也惟公以匡濟之才卓絕之操名滿海內望重朝端始
雖暫淹茲獲殊眷命下之日莫不以公論之有在當塗
之得人皆舉爲美談稱爲快事者達于遠近矣夫天下
承平則江海爲池烽烟寢息然亦必得擁旄出鎮仗鉞
登壇者拊循得宜填制有道乃可以銷其隱慮弭其奸
萌庶使有天塹之防而無揚波之患故計謀不以安居
廢而備禦不以無事忘也公雅抱壯猷素多威略行將
坐嘯江左臥治周南地鞏固以安民式歌以舞在此舉
矣而公爲廟堂毗倚當宁疇咨且將正笏垂紳宰均握

軸布膏澤于天下揚譽問于後來固非一方所能留歲
月所可滯也份困伏林丘漸積衰病頃來密邇尙復睽
違自此別離更增懸隔其爲悵望如何可言會晤無期
瞻戀尤劇用勒短楮敬遡下風臨緘無任耿耿

奉少師存翁徐公

恭惟吾老師天壽平格岳降載逢門生欣躍雖深而戒
令有素凡稱祝之禮一不敢將矣祇侵晨而起東向百
拜願海屋之籌益晉岡陵之算彌增太公越九十以保
周家是稱王佐老子踰二百而至秦國實號仙宗吾老
師邁姜望之功勳傳老氏之道術或出或處惟任其時
而以壽以祺靡有其極是則門生之私願海內之同情

也初欲先期而過業將命舟又念老師之訓素嚴且方
靜居而恐門生一行或致多事非所以相體而反爲增
勞也故欲更俟孟冬補拜堂下則于老師之禁不至有
違而于弟子之誠亦稍得展耳仰惟慈照不宣

與太僕卿石東林公

曩在都邑數承公以道義相質意氣相期而當公出使
之時尤布腹心展情愫其立談更久欲去復留依依猶
可想見而繹其詞指大槩以一膺官職若見事敢言則
恐非明哲保身之義若隨世隱忍則又非審諤事上之
忠不若請告數年歸栖一壑以待國是之定而究斯理
之深其言亦猶在吾耳未嘗敢忘及越數年而公遂擢

諫垣侍禁掖事關社稷則直道而不回動涉乘輿則挺身而不避疏草一出海內播傳其磊落光明慷慨披瀝眞足以上裨君德下振朝綱而其他細事不論也蓋

穆皇御極諫諍颺興而其持正議識大體莫有踰于公者眞可謂審諤矣及今皇纂統賢俊滿廷公已晉列九卿追邇八座風采方振聲望方隆天下仰其末塵企其光寵者莫不以爲旦夕廊廟跬步鼎樞不待卜而知不待言而喻也而公一朝辭闕千里歸山當嚮用之時而追前日請告之說視榮名如脫屣等貴顯于浮雲人之所難公所獨易其眞可謂明哲矣夫言之于曩昔者而皆實踐于今茲可見公志已先定于中而非偶激于

外也蓋君子之允蹈而賢者之不輕言如此份誠重嘉歎焉每欲一乘便風布稱服之悃致屬願之私而路旣阻修身復病困時或念及甚多悵懷茲蔡使行乃特附此今天下雖大治而災變時作人心日非頃者江南偶當洪水而攘奪卽起寇亂將生非獨一隅之憂實四海可慮之漸也公暫請告固與長往者不同身在山林自當心懸魏闕孔子有言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故學以經世爲宗道以濟時爲本不能經世者不足爲眞學不能濟時者不足爲至道故伊尹耕于莘野一起則足以相商司馬歸于洛中一出則足以安宋夫尹旣稱聖當其樂堯舜之時其學其道固有其具矣是以

德贊三王功隆萬世光特爲賢豈其比哉然其學必有在道必有得是以後世服其德當時賴其功聖賢不同其經世濟時日可見之行則一也吾東林學旣已深道旣有悟茲其在告譬如行者暫息勞者暫休一奉徵書不能自遂矣幸乘暇時益究此學坐進此道則何必不如莘野何必更讓洛中耶大丈夫卑則齊賢高則希聖不于公而孰望哉故所以附此者非但通問之忱實寓期望之至也幸高明垂神察焉不多及

答符卿戚中嶽公

承顧敝廬良感至誼願兒行甚迫方與治裝未能啟張禹之後堂留林宗之信宿誠慊慊也使來知公方苦微

瘖不能出聲大槩熱鬱于中寒擁于外寒治則熱之入
吭愈深熱治則寒之入支愈固能者取之拙者疑殆不
可不慎也此惟以至靜持之而公示所撰次方刺股劓
腸極意著作卽非病亦且苦矣如何如何構李名地文
獻未章爲列傳甚善讀諸篇不溢美不隱過力追作者
成一家言仲堅所稱實錄也份老不文何足爲助而公
未以授梓先以貽教昔敬禮文成臨淄辭潤彼八斗之
才如是況譎淺者乎然竊念公方竭思病且不顧將欲
以齊馬班之駕邁今昔之轍也份忝骨肉承布腹心微
有見而不言不惟負公亦乖友道矣大匠構堂庶工效
琢采其羣畫以落厥功傍皆稱能主人置酒大匠首祝

庶工無聞焉以其能采也竊謂撰述其事者傳紀之司
論贊其語者作史之志左氏不贊以釋經也馬班有贊
以明志也公欲齊駕二家必當略倣其法故輒擬兩傳
聊啟其端公一視之不必用其語或稍采其意可耳非
公之憤不能以發份之狂蓋公憤而不自專故使份狂
而無所諱心之相感固如此中間更訂數字益狂矣高
明者亮而擇之

與大宗伯履菴萬公

昨聞公顯膺新命且有特旨督趣謂必自南都馳傳北
上矣不圖暫還又承貽教知復具辭份竊有不安者蓋
人臣而不急進古人之所稱美世人之所當法者也份

何敢言但公受特達非常之知荷希闊未有之轉其與
序遷者迥爲不同且主上聖神天縱睿智日躋有唐
堯則哲之明崇虞舜疇咨之典而廟堂之上引同心而
贊治期一德以格天此誠海宇維新之機社稷無疆之
福千載所難遇百代之奇逢也古之君子道以隨時學
以濟世學不能以世爲任者非學之眞道不能與時爲
行者非道之體故求進而不顧其可者固時俗之罪專
退而不適其宜者亦非聖賢之心也昔在唐虞之廷臯
夔之徒豈不知由光之義者耶然臯夔者仕而得其中
者也由光者隱而過於僻者也僻雖足以爲高而未可
以爲道況由光與筮仕在位者旣異則與委質爲臣者

不同故其事猶得自由而其隱猶爲可諉若臯夔親際唐虞之盛身受堯舜之知而猶欲遂山林之素懷忘君臣之大分非惟道有不可而其心亦不安矣我公澹然之衷如水無滓卓然之志如山不移斯固祿位不足榮而軒冕無可繫者然公則居臯夔之時處唐虞之世當堯舜之任用者也幸公勿固執此義翻然而興至祝至祝蓋賜書之意公雖不爲明言而份密察公之淵微或將再疏則甚非事體所宜也故傾竭其愚而繁蕪其說聊以効忠告之萬一焉惟高明察之

與大宗伯平泉林公

昨歲趨謁旣已及門而聞方以攝調適當閉戶忝辱至

厚惟恐爲勞故闔人雖復堅辭而鄙衷亦甚相體不敢
排闥旋卽還車然以爲此去雲間亦不甚遠將歸湖上
可以輒來而不圖積衰每纏病患時獲小瘥旋復困羸
偃臥因循流光荏苒遂以閱歲且更經秋矣茲當訪落
之初將有爰立之命璽書南下蒲輪北行份自交游以
來契誼素切所當設祖道路談別河梁而適以舊痾遂
復中阻竊念室方伊邇尙復睽違而今地旣阻修更益
懸隔且公在日月之際而份處泥塗之中雖欲通聞尙
不可得況于會晤亦又何期惟恐一伏林丘將填溝壑
音徽無自肝膈語誰是以平生頗負丈夫之氣而于茲
日不覺兒女之仁真有伏枕興懷臨風增愴情非外至

詞實由衷者可與知己言難爲俗人道也然份間從親
故獲問起居皆以公始得徵書躊躇未決繼發傳檄征
邁猶遲謂其樂于幽栖薄于進取此賢者之所以難及
而哲人之所以爲高咸共咨嗟相與稱歎顧茲至陋獨
猶未然蓋以大臣所處之時與隱士所執之志事既有
異道實不同故夫與世乖違而思不出其位者隱士之
所持也與國休戚而義不顧其身者大臣之所守也公
始列秘署儲養有年屢晉清曹眷懷尤篤此眞大臣之
表而非隱士之流矣且凡交游之人自夫敵體而下倘
有勤倦之意不宜峻絕其情矧數受于主恩方顯膺于
時望君臣之倫旣不可廢上下之意又豈忍辭況大行

之變非常皇極之御攸始朝廷恭已以待社稷得人而
安呼嗚之間治忽所繫側聞主上尤極英明昔成王
賴姬公以中興周室哲宗相司馬以再造宋家皆以冲
齡維新大化今新皇年齊于二主而德邁于百王四
海拭目以觀萬方舉手而慶謂將唐虞之復出匪但周
宋之重逢此誠千載難遇之辰一時不偶之會也公豈
肯守耿介之節而違簡注之衷耶願公力策星車早參
天陛則可以仰慰于當宁而大快于眾心矣極知公旣
就途不待份爲趣駕願公本欲高蹈素無宦情今當不
得已而後行或將有所念而回顧遂乃過慮輒此妄談
夫司馬復出洛陽豈是宦情所累姬公不之魯國寧無

高蹈之思蓋君子惟義是從聖人以道自任故也幸公
察其忠告亮其狂言臨啟勤倦無任懇祝

與少司徒吉陽何公

份自入春抱病歲已過半而時止時作未能遂痊又血
氣向衰神思日短漸迫老耄矣而適來得書承公示以
曩年病目今且益明方尋繹昔日之言細古人文字之
指錯綜百氏欲成一家而讀所賜書則見其詞達意從
字順非篤于鑽研何以有此然公本于斯道旣得其眞
方直截指明以開當世之疑發不傳之秘此其著作之
大者當日月並煥江河同流豈復更籍筆墨蹊逕有所
沿迷哉此蓋公家居之暇偶以餘閒而精力益強心思

益妙遂本其所以其所邁時發于詞所謂戲弄翰墨
此固君子游藝之一節而有道之善者機耳豈世之淺
淺者所能窺哉新刻見教尤得古法而寓以己意因人
模寫因事敷陳離而匪違合而無強雖云戲弄亦復苦
心矣此非公精力有餘目光全復豈能若是份齒少于
公而精日以疲力日以惰目日以昏一二年來燈下遂
不能閱字閱亦蹙眉締視數過乃能卒卷甚多艱難夫
長者病目而復明少者無故而漸暗究其所至雖養有
淺深而邈其所由實稟有厚薄蓋天之所獨縱于公者
也今末世多故耆舊凋落所以主張此道撐柱乾坤者
天意必有所屬茲公步履益康起居益吉天之所屬者

亦可預見矣邇得之縉紳間聞海內宗依有素而廟堂
推服方新或欲先借南都游秉北軸雖尙未爲超格而
反喜其稍近得以數通蓋我公旣出則大任不足言而
目前可通則私心亦稍慰耳彭使迫行不肯少俟而鄙
人久病亦復積羸急遽附之殊甚無緒臨發怏悵不能
言

與大司馬金湖方公

昨份知公位陟三公禮踰八座至尊貴矣而平生有道
不遺故人故因兒輩之行輒具短緘俾候闈吏而謂公
方上贊宸極下統樞垣眷倚益隆職任彌重恐無暇軫
廢遺之叟而使少賤之人得謁台巖而領緒教也乃兒

還則道公一見忻然假之顏色加之訓詞其接引甚勤其愛甚厚切份之感刻已不可勝道矣而不待其請卽賜以書中間自筮仕之初以至睽離之故歷四十年如一日越數千里如面談蓋公存注交游力追古道有如此者顧其獎與之過貺惠之隆則非譎淺所能當菲薄所可副耳恭惟公以命世之才匡時之德固常身繫天下輕重海宇安危而今已主畫廟堂密參機務遂使華夷寧謐中外晏然每思份在先朝曾忝末從親見醜虜數犯邊關烽火達于甘泉戎馬滿于畿甸四郊多壘九塞弛戈小入小殘大入大勝蓋邊民之慘所不忍聞而虜志之驕尤爲叵測當是時謀臣扼腕武將寒心以爲

社稷之憂恐或未艾而國家之計將莫可施矣茲乃能
易叛爲臣反逆爲順昔稱天之驕子今若朝之外藩然
西土來王十載奠謚而東夷稍梗一旦殲除是以厥角
稽顙者不絕于闕廷而陳俘獻馘者日登于郊廟而間
者南粵奏捷又踰萬計矣何嚮來事勢之岌岌而邇乃
功烈之煌煌也此固由 聖皇御運有神武之弘謨而
實惟名賢贊謀成駕馭之茂績故主德之盛百倍周宣
而我公之勳亦踰山甫蓋千載而一遇實萬國所同歡
者也份曩叨近列親所震驚則今從遠方尤覺嗟歎故
樂爲公誦之而非敢以有諛也高明其察而亮焉間聞

帝眷益崇人望彌屬份前書所謂暫移樞筦借幹機

衡者當在此際矣小孫嗣成例得叨在部署或可出入
門牆知公必以父師誨之以弟子畜之但本穉齡未諳
世務乞公留念常賜面箴不敢別望寵榮惟得稍免愆
咎則不獨份之沒齒矢不敢忘而彼亦當捐體思所以
報矣臨書不勝瞻戀不宣

與少司成大疇萬公

江右爲天下名省而浙亦次焉自份筮仕時江右諸老
顯陟臺閣秉握機衡常不闕二三人其餘輿而馳者亦
常數人蓋兩都九列大槩江浙踰其半而又布在津要
何其盛也自頃年以來則浙旣寥寂而江右比曩時亦
甚少矣蓋逆波而挽者難爲力順風而呼者易爲聲嘗

謂遭摧抑之時當孤睽之際非卓然樹立昭然表見也
如公者日月之難掩山嶽之難搖則亦未易以自持也
僕嘗得從容史館追隨後塵其在當時固已知其有匡
濟之才爲公輔之器矣傾企雖切而蹤迹睽違及公歷
自清華游膺簡擢則份旣歸林壑迴隔雲霄然每見士
人無不稱服皆視以爲楷願以爲師蓋公以精白之德
醇厚之風寬大之度精白則人有所法醇厚則人有所
賴寬大則人有所容故不擇賢愚無問遠近而其服公
心事之洞徹稱公操履之雅醇莫不以爲當世之鉅人
廟堂之長者則若出諸一口焉夫無往不復者氣之運
也無塞不通者時之會也然其來必有以倡之其始必

有以主之旣得我公在 帝左右爲世宗依則鄉邦之
賢可以茹彙而出雲蒸而興矣安知自此不將獨盛于
曩昔耶今時當末世人皆以矯抗自喜苛刻取名而不
知元氣日漓士風益薄識者竊有憂之若公者正秦誓
所謂休休周詩所謂几几乃救時之碩範鎮俗之弘模
也天固爲國家爲海內而豈以私于一鄉哉份之所云
蓋有感于江浙所值而偶及之耳份自南還其于京華
未嘗敢有通候而特承問及起居念及風雅夫份旣在
擯黜而不敢輒爲具聞者此野人之所以自分也公之
不遂棄遺而益加存念者此有道之所以爲高也然則
今當使風份豈敢守其固陋之衷而復取自外之罪哉

用是少謝往誼并布積忱其言非敢爲諛聊以道其實耳萬惟照察不宣

與少司馬蘭谷鄒公

自公入滇以來不能問候者數年于此矣每嘗嚮南風而馳戀望徼外以興懷思非不深念非不切而伏在田野遙隔山川魚旣莫通鴈飛不到亦徒咨嗟自慨夢寐匪忘而已公曩者以正色立朝直言寤主精誠貫于天地風采振于巖廊而頃來敷歷尤多勳名益著負當世之重望抱海內之巨猷固非一日矣竊以新皇御極睿聖當天固宜得忠鯁之人端方之士以匡輔君德弼亮皇圖不宜使遠于九重越在萬里廟堂之上當

必有致公卽還者而想望之餘志願未遂興言及此悵
懷實深然周公居東是惟三載公今已應其期矣則樞
軸豈宜久虛而袞繡且復遂返可預知也又何俟故人
之介介哉但份老矣得公力贊政塗施澤天下則雖份
廢亦有寵光且公邊塞非可久淹幕府非可久滯汲黯
禁庭之慕班超玉關之思公雖不萌于衷而忝在厚知
實均休戚真不能不翹首而歎撫膺而切也公始至滇
適當沐氏多事之秋昆池未靖之日處分經略神用必
勞而屢聞邇來皆已就妥可見羊叔在鎮邊人自寧葛
相秉麾蠻方悉服固其宜也然治夷取于不治安國貴
于永安文法稍寬與之更始德意益布俾之自新則無

復動搖而式皆歌舞矣想公已用此道聊復申而言之所以自附于同心而略摠其所見也不知高明以爲何如賤體病脾方極困憊聞有華劄蹶起讀之不覺沈疴之若消而積悰之頓慰也但推許過當已非所堪而注念復隆尤莫能副寧不懷感實以增慚耳馮吏行促伏枕甚疲力疾具緘百不罄一霄壤懸絕欲晤無期途路阻修願言莫致臨書執筆倍多愴然惟祝公自珍茂延天眷而已

答大中丞少渠張公

僕附公交游之末者且二十年矣承公知愛勤倦契誼懇切表裏靡貳始終不移歷二十年來有如一日每謂

古人之義無以加之而曩承委命撰次先公事實媿以鄙陋無能闡揚潛德發其幽光甚懼不稱而屢承教指數四往來今公旣奉非常之恩蒙特異之典褒揚天闕馳及泉臺登再世于青雲回九京于白日宜託之如椽大筆以顯耀當代垂信後來而乃遠及故人錄其曩作非真以拙俚之語爲足取也蓋公不改初念遂締前盟所謂不貳不移有如此者此衷感服良不可言願份久在擯遺復當衰病略加芟綴殊復抱慚然不敢大爲竄易者正亦以欲存其真耳不知公以爲何如向在京華幸忝末議見公有敝省之命蓋下喜鄉邦之有主上慶廟堂之得人而不圖道體違和況高賢有不欲驟進之

意遂以請告莫挽回轅而份亦以菲才得還初服相去
既遠通候遂疎每一懷思徒有馳遡昨閱邸報知公已
奉新命填制舊秦夫份既偃伏林丘頭顱日老而公且
躋陟霄漢體貌益崇瞻望雖殷蹤迹懸隔謂已莫繇相
聞矣而忽承遣使特抵潯中遽捧貽書如來天上其爲
浣慰何待多言惟公夙抱壯猷久負重望而一辭榮路
愈見其高公之歸臥雖堅而時之推嚮彌切今既履周
召分陝之任必將有臯夔贊舜之功寅亮明時膏澤薄
海在此行矣份雖出處殊途而道義一體不勝致祝非
敢爲諛也當來使之告旋恐嗣音之難及臨緘覩縷極
知絮繁顧不容自己耳惟高明察之不多及

與大中丞松屏謝公

份曩者忝竊宦途傾企有道久矣及歸林壑而公正蒞藩垣非不欲自通姓名一布悃幅而身在擯廢復多病羸旣不能親謁闇人又不敢輒瀆記室其于蹤迹甚爲曠疎然願見之誠嚮往之念則未嘗不耿耿也茲公受撫輦之命秉出鎮之麾分旣益隆勢更懸隔尤非隱側所當僭聞但因兒醇謬忝計偕與其同儕參見竊念向因無便不敢遣人猶可自諉茲當兒行不爲具達何以自安用是謹勒短緘少抒積悵伏祈照鑒恭惟公以經濟之才精白之德昨聖朝特舉卓異遂爲首推名在第一昔漢文時吳公爲天下第一入居上卿及漢宣時黃

霸爲天下第一進列上相載之信史傳誦藝林至今有
光久而不朽茲 新皇神聖迴邁于漢之兩君而我公
高賢亦將超軼于漢之二子他日名位茂陟勳業崇臻
自此可預徵矣茲公一至浙中夷氛已淨海上蓋威風
所震賊膽已寒號令所施軍聲先壯固有如此者份方
耕鑿實賴帡幪故樂爲誦之然公旣膺優着必有超登
固非浙人所能久攀者幸茲旌鉞之留益厲旌旗之色
凡可以深弭後患永貽遠猷者更爲勞神而立成底績
焉此吾人無疆之至祝也餘不敢他及亮之亮之

泌園集卷十一

題詞上